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七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續 古 文 苑

(二)

孫 星 衍 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專



1911年11月11日

星期日

晴

今日无事

晴

晴

苑文古續

(二)

輯衍星孫

書叢本基學國

續古文苑卷第六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表

請許吳主委質表

魏鍾繇

尚書宣示孫權所求詔令所報所以博示遠於卿佐
必冀良方出於阿是芻蕘之言可擇郎廟況繇始以
疏賤得爲前恩橫所眄睨公私見異愛同骨肉殊遇
厚寵以至今日再世榮名同國休感敢不自量竊致
愚慮仍日達晨坐以待旦退思鄙淺聖意所棄則又
割意不敢獻聞深念天下今爲已平權之委質外震
神武度其拳拳無有二計高尚自疏況未見信今推

款誠欲求見信實懷不自信之心亦宜待之以信而當護其未自信也其所求者不可不許許之而反不必可與求之而不許勢必自絕許而不與其曲在己里語曰何以罰與以奪何以怒許不與思省所示報權疏曲折得宜宜神聖之慮非今臣下所能有增益昔與文若奉事先帝事有數者有似於此粗表二事以爲今者事勢尚當有所依違願君思省若以在所慮可不須復貞節度唯君恐不可采故不自拜表

賀捷表

魏鍾繇

臣繇言戎路兼行履險冒寒臣以無任不獲扈從企仰懸情無有寧舍即日長史逯充宣大令命知征南

將軍運田單之奇，厲憤怒之衆，與徐晃同勢，并力撲討。表裏俱進，應時尅捷，馘滅凶逆，賊帥關羽已被天刃。傳方反覆，胡修背恩，天道禍淫，不終厥命。奉聞嘉憇，喜不自勝。望路載笑，踊躍逸豫。臣不勝欣慶，謹拜表因便宜上聞。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建安廿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臣繇上。

力命表

魏鍾繇

臣繇言：臣力命之用，以無所立，帷幄之謀，而又愚耄。聖恩低徊，待以殊禮。天下始定，帥士欣戴，唯有江東當少留思。旣與上公同見訪問，昨讌見復蒙逮及，雖緣詔令，陳其愚心。而臣所懷造膝之事，昔先帝嘗以

事及臣遣侍中王粲杜襲就問臣臣所懷未盡冀益
絲髮乞使侍中與臣議之臣不勝愚款悽悽之情謹
表以聞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司徒東
武亭侯臣鍾繇表

薦關內侯季直表

魏鍾繇

臣繇言臣自遭遇先帝忝列腹心爰自建安之初王
師破賊關東時年荒穀貴郡縣殘毀三軍餽饟朝不
及夕先帝神畧竒計委任得人深山窮谷民所米豆
道路不絕遂使強敵喪膽我衆作氣旬月之間廓清
蟻聚當時實用故山陽太守關內侯季直之策尅期
成事不差豪髮先帝賞以封爵授以劇郡今直罷任

旅食許下。素爲廉吏。衣食不充。臣愚欲望聖德。錄其舊勲。矜其老困。復彼一州。俾圖報効。直力氣尚壯。必能夙夜保養人民。臣受國家異恩。不敢雷同。見事不言。干犯宸嚴。臣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黃初二年八月日。司徒東武亭侯臣鍾繇表。

薦朱倫表

魏殷 褒

蓋聞虞書非俊乂。無以光帝載。西伯非髦士。無以開王業。是故高世之主。必廣登命之禮。有爲之君。務通賢者之路。所以成大治也。切見同郡朱倫。字文信。天真清亮。雅性忠篤。純粹足以激清源。美行足以廣風俗。當仁不讓。見得思義。疏達之才。強記博聞。飛辭抗

論駱驛竒逸誠當世之俊異一時之秀出也如得毘

案隋書經籍志云魏章武

太守殷褒集一卷梁二卷

造沁口石門表

晉司馬孚

野王典農中郎將臣孚言臣被明詔興河內水利臣
既到檢行沁水源出銅鞮山屈曲周迴水道九百里
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高峻天時霖雨衆谷走
水小石漂迸水門朽敗稻田汎濫歲功不成臣輒案
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爲累方
石爲門若天暘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
閉防斷水空渠衍滂足以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謀

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下特出臣表。勅大司農府
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要。臣孚言。在魏文帝時

請省官表

晉桓 溫

今天下分崩。喪亂殄瘁。雖道隆中興。而戶口彫寡。近
方漢時。不當一郡之民。民戶既少。則勢不多。而當必
同古制。百官備職。實非大易。隨時之宜。且設官以理
務。務寡則官省。官省以國治。則職顯而人清。故光武
初興。多所併省。諸葛亮相蜀。簡才併官。此皆達治之
成規。今日之所先也。宜從權制。併官省職。愚謂門下
三省祕書著作。通可減半。古以九卿綜事。不專尚書。
故重九棘也。今事歸內臺。則九卿爲虛設之位。唯太

常廷尉職不可闕其諸員外散官及軍府參佐職無所掌者皆併省若車駕郊廟籍田之屬凡諸大事於禮宜置者臨時權兼事訖則罷職既併則官少而才精職理則無害民而治道康矣

出桓溫集畧案隋書經籍志晉大司馬桓

溫集十一卷梁有四十三卷又有桓溫要集二卷錄一卷亡御覽所引集畧當即要集也

進書訣表

晉王獻之

臣獻之頓首言臣年二十四隱林下有飛鳥左手持紙右手持筆惠臣五百七十九字臣未經一周形勢髣髴其書文章不續難以究識後載周以兵寇充斥道路修阻乞食揚州市上一老母姓沈字光姜惠臣一餐無以荅其意臣於匙面上作一夜字令便市賃

近觀者三。遠觀者二。未經數日。遂獲千金。所有書訣。謹別錄投進。伏乞機務燕閒。留神披覽。不勝萬幸。臣獻之頓首。

論佛教表

梁荀濟

三墳五典。帝皇之稱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武祀金人。莽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圖。閻豎以控權。三國由茲鼎峙。五胡仍其薦食。衣冠奔於江東。戎教興於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海內殽亂。三百年矣。稽古之詔。未聞崇邪之命。重沓歲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麩牲。欺誣宗廟。違黃屋之尊。就蒼頭之役。朝夕敬妖怪。怪之胡鬼。曲躬

供貪淫之賊禿，就信邪胡，諂祭淫祀，恐非聰明正直，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臣請言得失，推校是非。按釋氏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裔，以御魍魅者也。乃至舜時，竄檣杙於三峽。左傳：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是也。杜預以允姓陰戎之別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峽。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爲月氏迫逐，遂住葱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爲釋種，其實一也。允姓與三苗比居，教迹和洽，其釋種不行忠孝仁義，貪詐甚者，號之爲佛。佛者戾也，或名爲勃，勃者亂也。而陛下以中華之盛，胄方尊姚石羌胡之軌躅，竊不取一也。又按釋迦出戎剖脇而

誕摩耶遂殂。事符梟獍。年長爭立。內不自安。背父叛君。逆節彌甚。達多投石。難陀引弓。變革常道。自餓形骸。安能濟物。聚合兇徒。易衣削髮。設言虛誕。不足承稟。九十六道。此道最貪。叶彼淫愚。衆多崇信。至如瑠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生親尚不存。既歿疎何能救。斯即不行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以自處。不取者二也。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傲君陵親。違禮損化。一不經也。凡在生靈。夫婦配合。產育男女。胡法反之。多營泥木。專求布施。寧非巨戾。二不經也。姦胡矯詐。自稱大覺。而比丘徒黨。行姪殺子。僧尼悉然。害螻蟻而起浮圖。費財力而角堂宇。若牟尼能照而

故縱姪殺便是詐稱慈悲徒能照而不能救。又是大覺於羣生無益。而天下不覺。三不經也。胡法慳貪。唯財是與。直是行三毒而害萬方。未見修六度而隆三寶。四不經也。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乞食納衣。頭陀爲務。今則不然。數十萬衆。無心蘭若。從教不耕者衆。天下有飢乏之憂。違教設法不行。何須此法。進退未爲盡理。五不經也。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若爲得與。波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日。門徒不能分辨真僞。況中華避役姦詐之侶。焉不迷惑者。涅槃闍王害父。耆婆敘狀。佛以理除。令其迷解。俗唯事結惑網。逾深。故以陰界入中。求父不得。本唯妄想。謂

父實人橫生圖害取其重位若先達解知父本空何
心起逆國亦非有由佛開化達悟妄心退悔慚謝獲
無根信案下引張融范縝三破之論云云道宣刪之
也融縝立論無能破之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
逢猶如旦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削髮千羣不
臣萬衆稱爲帝師未之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寺瓊
宮八百供敬厚矣終獲苗允屠滅宋齊已降莫懲前
失案下有云云及不取僧出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詣
道志在貪淫竊盜華典傾奪朝權凡有十等一曰營
繕廣廈僭擬皇居也二曰興建大室莊飾胡像僭比
明堂宗祀也三曰廣譯妖言勸行流布轆帝王之詔

勅也。四曰交納泉布。賣天堂五福之虛果。奪大君之德賞也。五曰豫徵收贖。免地獄六極之謬殃。奪人主之刑罰也。六曰自稱三寶。假託四依。坐傲君王。此取威之術也。七曰多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八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朔。密行徵發也。九曰設樂以誘愚小。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王化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稅也。十曰法席聚會。邪謀變通。稱意贈金。毀破遭謗。此呂尚之六韜祕策也。凡此十事。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即合誅夷。今乃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鴻鐘於高臺。期闕庭之箭漏。挂幡蓋於長刹。放充庭之鹵簿。徵玉食以齋會。雜王

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贊。頌象食舉之登。歌嘆功德。則
比陳詞之祝史。受餽施則等束帛之等差。設威儀則
効旌旂之文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云云陛下方更傾
儲供寺。萬乘擬附庸之儀。肅拜僧尼。三事執倍。臣之
禮寵既隆矣。侮亦極矣。臣不取者四也。陛下以因果
有必定之期。報應無遷延之業。故崇重像法。供施彌
隆。勞民伐木。燒掘螻蟻。損傷和氣。豈顧大覺之慈悲
乎。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儒道。釋禿足能除禍。屏絕干
戈。今乃重關以備不虞。擊柝以爭空地。殺螻蟻而營
功德。既乖釋典。崇妖邪而行諂祭。又虧名教。五尺牧
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臣爲陛下不

取五也。秦政受誑於三山，漢徹見欺於五利，信順妖
訛。一至於此，不察情僞，豈懲前失。

案下引五事云云道宣刪之

宋

齊兩代重佛敬僧，國移廟改者，但是佛妖僧僞，姦詐
爲心，墮胎殺子，昏媾亂道，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寺
像見在，陛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僧尼
坐夏不殺螻蟻者，愛含生之命也；而傲君父，妄仁於
蛄蟲也；墮胎殺子，反養於蚊蚋也。夫易者，君臣夫婦
父子三綱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子不子，綱紀
紊亂矣。

云云

上廢省佛僧表

唐傅奕

臣奕言：臣聞羲農軒頊治合，李老之風，虞夏湯姬政

符周孔之教。雖可聖有先後。道德不別。君有沿革。治術尚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爲樂。耕皆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然國君有難。則徇命以報讎。父母有疴。則終身以側侍。豈非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翼。乃有守道含德。無欲無求。寵辱若驚。職參朝位。荆山鼎上。攀附昇龍。緱氏壇邊。相從駕鶴。瑤池王母之使。具禮來朝。碧海無夷之神。周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而無胡佛故也。自漢明夜寢。金人入夢。傅毅對詔。辨曰胡神。後漢中原。未之有信。魏晉夷虜。信者一分。竿融託佛齋而起逆。逃竄江東。呂

光假征胡而叛君。峙立西土。降斯已後。妖胡滋盛。太半雜華。縉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中。倒說妖胡浪語。曲類蛙歌。聽之喪本。臭同鮑肆。過者失香。兼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勞役工匠。獨坐泥胡。撞華夏之洪鐘。集蕃僧之僞衆。動淳民之耳目。索營私之貨賄。女工羅綺。翦作淫祀之旛。巧匠金銀。散雕舍利之冢。杭梁麩米。橫設僧尼之會。香油蠟燭。枉照胡神之堂。剝削民財。割截國貯。朝廷貴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伏惟陛下。定天門之開闔。更新寶位。通萬物之屯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爲之風。而民自化。執孔丘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且佛之經教。妄說罪福。軍民逃

役剃髮隱中。不事二親。專行十惡。歲月不除。姦偽逾甚。臣閱覽書契。爰自庖犧。至於漢高。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恒忻効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爲義皇之民。臣奕誠惶。誠恐。謹上益國利民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武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上五經正義表

唐長孫无忌

臣无忌等言。臣聞混元初闢。三極之道分焉。醇德旣

醜六籍之文著矣。於是龜書浮於溫洛，爰演九疇。龍圖出於滎河，以彰八卦。故能範圍天地，埏埴陰陽。道濟四溟，知周萬物。所以七教八政，垂烟戒於百王。五始六虛，貽徽範於千古。詠歌明得失之跡，雅頌表興廢之由。實刑政之紀綱，乃人倫之隱括。昔雲官司契之后，火紀建極之君。雖步驟不同，質文有異。莫不開茲膠序，樂以典墳。敦稽古以宏風，闡儒雅以立訓。啓含靈之耳目，贊神化之丹青。姬孔發揮於前，荀孟抑揚於後。馬鄭迭進，成均之望鬱興。蕭戴同昇，石渠之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隊，經隆替其道彌尊。斯乃邦家之基，王化之本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得一繼明，通

三撫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之暉。敷四術而緯俗。經
邦。蘊九德而辨方軌。物御紫宸而訪道坐。(元)扈以裁
仁。化被丹澤。政洽幽陵。三秀六穗之祥。府无虛月。集
囿巢谷之瑞。史不絕書。照金鏡而泰階平。運玉衡而
景宿麗。可謂鴻名軼於軒昊。茂績冠於勳華。而垂拱
无爲。遊心經典。以爲聖教幽蹟。妙理深。(元)訓詁紛綸。
文疏踏駁。先儒競生別見。後進爭出異端。未辨三豕
之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孔穎達。(宏)才碩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勅修撰。雖
加討覈。尚有未周。爰降絲綸。更令判定。勅太尉揚州
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司空上柱國

英國公臣勳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上
柱國燕國公臣志寧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傅監修
國史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公臣行成光祿大夫侍中
兼太子少保監修國史上護軍蔣縣開國公臣季輔
光祿大夫吏部尚書監修國史上柱國河南郡開國
公臣褚遂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修國史上
騎都尉臣柳奭前諫議大夫(宏)文館學士臣谷那律
國子博士(宏)文館學士臣劉伯莊朝議大夫國子博
士臣王德韶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賈公彥朝散
大夫行大學博士(宏)文館直學士臣范義頽朝散大
夫行太常博士臣柳宣通直郎大學博士臣齊威宣

德郎守國子助教臣史士(宏)宣德郎守大學博士臣
孔志約右內準府長史(宏)文館直學士臣薛伯珍大
學助教臣鄭祖(元)徵事郎守大學助教臣隨德素徵
事郎守四門博士臣趙君贊承務郎守大學助教臣
周(元)達承務郎守四門助教臣李(元)植儒林郎守四
門助教臣王真儒等上稟宸旨傍撫羣書釋左氏之
膏肓翦古文之煩亂探曲臺之奧趣索連山之(元)言
囊括百家森羅萬有比之天象與七政而長懸方之
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
伏恭業慙張禹雖罄庸淺懼乖典正謹以上聞伏增
戰越謹言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

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等上

羣書拾補云此表文苑英華不載見明錢孫保

求赤影鈔宋本周易注疏首今所傳梓本皆無之故備載於此宋本半葉九行每行十七字云云今案所謂五經正義皆不連經注之文北宋刊行尚然並無注疏名目直至南宋時始合併耳錢氏影鈔既云注疏為南宋本可知唯合併之初此表猶存於周易首者正以及見北宋刊正義元書故也

請立贈太師孔宣公碑表

唐太子宏

臣聞周師東邁商閭延降軾之榮漢蹕西旋夷門致抱關之想況泣麟曾躅歌鳳遙芬被縟禮於昌辰飾殊榮於窮壤者伏惟皇帝陛下資靈繞極稟粹登樞乃聖乃神體陰陽而不宰無為無事均雨露之莫和六符薦而泰階平百寶臻而天祚永靈臺所以偃伯延閭由其增絢尚齒尊賢邁鴻名於萬古興亡繼絕

騰峻軌於千齡。大矣哉。茂實英聲。固無得而稱矣。日者封金岱。畎會玉梁陰。路指沂川。塗經闕里。迴鑿駐罕。式監堯禹之姿。闢續凝旒。載想溫良之德。於是特紆宸渙。贈以太師。爰命重臣。申其奠醊。廟堂卑陋。重遣修營。褒聖侯德。倫子孫。咸蠲賦役。臣恩均扈。從迹濫撫軍。舊烈遺塵。躬陪瞻眺。雩壇相圃。欣覲前聞。又昔歲承恩。齒胄膠塾。歷觀軒屏。具到或釋門徒。想仁學於顏曾。彌深景慕。探風猷於竹帛。冀啓顓蒙。所以輕敢陳聞。庶加褒贈。天慈下濟。無隔異時。咸登師保。式光泉夜。敢以前恩。重茲干請。竊謂宣尼之廟。重闡規摹。桂奠蘭羞。永傳終古。崇班峻禮。式賁幽埏。而翠

琬莫題言猷靡暢詢諸故實有所未周且將聖自天
惟幾應物拯人倫於已墜甄禮樂於既傾祖述勛華
三千勵其鑽仰憲章文武億兆遵其藏用豈可使汾
川遺碣獨擅於無慙岷岫餘文孤標於墮淚伏見前
件孔廟營構畢功峻業曾徽事資刊勒敢希鴻澤令
樹一碑徂遼海清夷九或釋久無徵發山東豐稔時踰
恒歲况鄒魯舊邦儒教所起刊勒之費未足爲多許
其子來不日便就乞特矜照遂此愚誠臣識昧恒規
言慙通理塵黷聽覽追增悚戰

進玉石珮表

唐王 顏

臣顏言國家虔奉道源天下久安聖化伏見能事必

舉善跡必旌。臣所部湖城縣界有鑄鼎原。是軒轅皇帝鼎成上仙之所。備詳史冊。縣有昇仙宮寺。具見圖經。獨此鼎原。曾無表記。微臣愚見。是千古所遺。歷代因循。以至今日。只有鑄鼎原名。莫知陳跡所在。臣今但於原最高處刻石表之。當石直下。更須穿地。實去月廿八日。本縣令房朝靜。縣鎮遏將常憲。專知官軍將杜晏等。同於原上選地。穿穿深四尺。得玉石珮。是一穿時爲土工所損。今作四段。有懸珮孔子二。其日縣令所由等狀。送到州。臣送觀察使。使牒却令州司自進。臣以此原合有碑記。千古所無。臣輒云爲自疑妄動。今穿得此珮。伏喜不妄。微臣測度。恐

是黃帝上昇之時。從臣遺墜之物。臣檢算歷帝記。黃帝去今六千四百三十年。伏以天下有道。地不藏珍。今千尺荒原。一穿得寶。且是軒轅遺物。應見聖明之代。微臣不勝驚喜慶忭之至。其玉珮謹以函盛。差朝請郎行司兵參軍。暢賞隨表奉進。伏望頒示朝廷。宣付史館。臣顏無任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貞元十七年二月十日。日。缺下

疏 奏

諫立趙皇后疏

漢王 仁

臣聞立后妃者。王教之大端。三綱之本理。治道所由廢興也。社稷所以存亡也。故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

以妹嬉殷之興也。以有娥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文母亡也。以褒姒夫三代安危。後主所觀。是以聖王必審舉措。察操行。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無鹽宿瘤。天下之醜女也。齊二君以計勝色。立爲后。皆以折衝安國。今許后以罪廢。遂事已往。於是欲立后妃。宜得殊異於前。上當奉宗廟。下令萬民有所法則。河魴河鯉。齊姜宋子。詩人所高。萬乘之主。當持久長。非一切畢決目前者。驪姬亂晉。吳姬危趙。夫媵妾非天下之母。爲翫弄可也。昔姜后崇禮。宣王中興。樊姬正言。楚莊成霸。願留思察。小臣惓惓之心。此疏漢書不載

諫尊寵董賢疏

漢王

閔

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法天地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孝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公孫宏以布被修德擢備宰相巧言令色君子不貴昔成湯拔伊尹於鼎俎文王招呂尚於釣濱武丁顯傅說於版築桓公舉甯戚於擊角皆以立霸王之業騰茂績於無窮豈以利耳悅目爲得意哉今大司馬衛將軍高安侯董賢累世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主歷天文無功封爵父子兄弟俱蒙拔

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誼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虬變化爲人實生褒姒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識進退之禍非所以建卓爾垂法後世陛下采芻蕘賢負薪莫有益於毫釐此疏漢書載不

上說苑奏

漢劉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案此句當有脫誤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雖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當作皆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當作復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

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

臣向昧死

下當有謹上二字此文見宋本說苑俗本未載張溥所輯劉向集亦無之

上管子奏

漢劉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

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

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子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采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強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

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此文張溥所輯。劉向集未載。故錄之。

校上山海經奏

漢劉歆

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祕書言。校祕書太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爲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丘陵。巢於樹木。鯀旣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蓋與伯夷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

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竒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孝武皇帝時。嘗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甯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經所出也。孝宣皇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爲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冥竊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

朝士由是多竒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爲竒
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故易曰
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亂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
焉臣秀昧死謹上

此文張溥輯劉歆集所不載故錄之

請徙張步降兵疏

漢杜林

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
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
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漢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
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
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
地雜俗旦夕拘錄所以挫其強禦之力誣其驕恣之

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
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
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
衰麤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
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
之要也。是以皆永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
業，恭己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
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爲傭賃，亦足
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
國於桓公，乃流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
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狃怙之意，徼幸

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官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遺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爲蠹賊。有大小負勝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惟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

六宗祠奏

漢李郃

司空李郃

御覽無三字

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

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興於甘泉汾陰祭天地亦禋六宗至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至建武初洛陽制郊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

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宏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

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當祭上從公議

出李氏家傳太

平御覽五百二十八引作李郃別傳

陳興廣學校疏

漢尚敏

臣聞五經所以治學爲人。五經不修。世道陵遲。學校不宏。則人名行不廣。故秦以坑儒而滅漢。以崇學而興。所以罔羅天下。統理陰陽。彌綸治道。而視民軌則也。光武中興。修繕太學。博士得具五人。五經各敘其義。故能化澤沾洽。天下和平。自頃以來。五經頗廢。後進之士。趣於文俗。宿儒舊學。無與傳業。由是俗吏繁熾。儒生寡少。其在京師。不務經學。競於人事。爭於貨賄。太學之中。不聞談論之聲。從橫之下。不覩講說之士。臣恐五經六藝。浸以陵遲。儒林學肆。於是廢失。所以制御四夷者。以有道德仁義也。傳曰。王者之臣。其實師也。言其道德可師也。今百官伐閱。皆以通經爲

名無一人能稱。孔子曰：無而爲有，虛而爲盈，難乎有恒矣。自今官人宜令取經學者，公府孝廉皆應詔，則人心專一，風化可淳也。在延平元年六月

請分郡疏

漢但望

謹按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餘里，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戶四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五。遠縣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鄉亭去縣或三四百，或及千里。土界遐遠，令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跡滅絕，罪錄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即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

居數有火害。又不相容。結舫水居。五百餘家。承三江

之會。

案三當作二。見水經注。

夏水漲盛。壞散顛溺。死者無數。而

江州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姿態敦重。墊江以西。

土地平敞。精敏輕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爲

二郡。一治臨江。一治安漢。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魚池

鹽鐵。足相供給。兩近京師。榮等自欲義出財帛。造立

府寺。不費縣官。得百姓懽心。孝武以來。亦分吳蜀諸

郡。聖德廣被。民物滋繁。增置郡土。釋民之勞。誠聖主

之盛業也。臣雖貪大郡。以自優暇。不忍小民。顛顛蔽

隔。謹具以聞。

在永興二年三月甲午。

上言復州牧刺史奏事

漢張

輔

臣聞王者法天。熒惑奏事太微。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問。知外事也。數十年以來。重其道歸。煩擾故時止。勿奏事。今因以爲故事。臣愚以爲刺史視事滿歲。可令奏事。如舊典。問州中風俗所好惡。過道事。所聞見。考課衆職。下章所告。及所自舉。有意者。賞異之。其尤無狀。逆詔書。行罪法。冀敕戒其餘。令各敬慎。所職於以衰滅。貪邪便佞。

上李壽封事

晉龔壯

臣聞陰德必有陽報。故于公理獄。高門待封。伏惟獻皇帝寬仁厚惠。宥罪甚衆。靈德洪洽。誕鍾陛下。陛下天性忠篤。受遺建節。志齊周霍。誠貫神明。而志緒違。

理顛覆顧命管蔡既興讒諛滋蔓大義滅親撥亂濟危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白魚登舟霆震助威烈風順義神誠允暢日月光明而論者未喻權時定制淫雨汜濫垂向百日禾稼傷損加之飢疫百姓愁望或者天以監示陛下又前日之舉止以救禍陛下至心本無大圖而今久不變天下之人誰復分明知陛下本心者哉且元宮之讖難知而盟誓顧違一旦疆場有急內外騷動不可不深思長久之策永爲子孫之計也愚謂宜遵前盟誓結援吳會以親天子彼必崇重封國歷世雖降階一等永爲靈德宗廟相承福祉無窮君臣銘勲於上生

民寧息於下。通天下之高理。宏信慎之美義。垂拱南
面。歌詩興禮。上與彭韋爭美。下與齊晉抗德。豈不休
哉。論者或言。二州人附晉必榮。案二州謂梁益六郡人。事之
不便。案六郡謂天水洛陽扶風始平武都陰平昔豫州入蜀。荆楚人貴。公
孫述時。流民康濟。及漢征蜀。殘民太半。鍾鄧之役。放
兵大掠。誰復別楚蜀者乎。論者或不達安固之基。惜
其名位。在昔諸侯。自有卿相。司徒司空。宋魯皆然。及
漢藩王。亦有丞相。今義歸彼。但當崇重。豈當減削。昔
劉氏郡守。令長。方仕州郡者。國亡主易。故也。今日義
舉。主榮。臣賴。寧可同日而論也。論者又謂。臣當爲法
正。陛下覆。臣如天。養臣如地。恣臣所安。至於名榮。漢

晉不處臣復何爲當侔法正論者或言晉家必責質任及徵兵伐胡何以應之案晉不煩尺兵一國來附威卷四海廣地萬里何任之責胡之在北亦此之憂今平居有東北之虞縱令徵兵但援漢川猶差二門耳臣託附深重忘疲病之穢實感殊遇冀以微言少補明時常懼殞歿不寫愚心辜負恩顧謹進控控伏願罪戮。

沙門致拜奏

宋孝武大明六年九月有司奏曰。

臣聞邃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盤伏豈止敬恭將以照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支派名墨條分至於

崇親嚴上。厥繇靡爽。惟浮圖爲教。邊自龍阜。反經提傳。訓遐事遠。諫生瑩識。恒俗稱難。宗旨緬邈。微言倫隔。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廼陵越。典度偃倨。尊戚失隨。方之眇迹。迷襲化之淵義。夫佛法以謙儉自拘。忠虔爲道。不輕比丘。逢人必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顙耆臘。而直骸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羣流仰鏡。萬山賫寶。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內。含弗臣之。阼階席之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皆當盡禮。虔敬之容。依其本制。則朝徽有序。乘方兼遂。

矣。

進所試進士詩賦奏

唐高 錯

臣錯昨日奉宣進旨令將進士所試詩賦進來者伏以陛下聰明文思天縱聖德今年詩賦題目出自宸衷體格雅麗意思遐遠諸生捧讀相賀自古未有倍用研精覃思磨礪緝諧其今年試詩賦比於去年又勝數等臣日夜考較敢不推公進士李肱霓裳羽衣曲詩一首最爲迴出便無其比詞韻旣好人才俱美前場吟咏近三五十遍雖使何遜復生亦不能過兼是宗枝臣與狀頭第一人。以獎其能次張棠詩一首亦絕好亞次李肱臣與第二人其次沈黃中琴瑟和

奏賦又似文選中雪月賦體格。臣與第三人。其次王牧賦。自立意緒。言語不凡。臣與第四人。其次柳棠詩賦。興思敏速。日中便成。臣與第五人。凡此五卷詩賦。擢其中科。實所不愧。其餘三十五人。或獎舊文別錄人材。非止一途。四面搜擇。臣並與及第。李肱舊文亦好。人物絕竒。每視且他日。必爲卿相。宗枝之俊。實爲難得。況屬籍之中。讀書爲文者甚少。伏望聖明俯留宸覽。李肱等五人詩賦。若有不堪。敢受欺天之罪。如或可採。伺候聖心。其李肱詩賦。伏望陛下聖慈。特加獎飭。宣示百寮。以勸皇族。修飭之道。臣繆忝主司。不勝悽悽之誠。其詩賦總爲一卷。謹隨狀奉進。以聞。

對策 啓 牋 狀

建初元年舉賢良方正對策

漢魯

丕

政莫先於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爲陽臣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京師爲陽諸夏爲陰男爲陽女爲陰樂和爲陽憂苦爲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感浹吏多不良在於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設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

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正名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稱。班爵號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爲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詭之道，必明慎刑罰。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況使爲禮義乎？」

陽嘉二年京師地震對策

漢馬融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夫陰陽剛柔天地所以立也取仁於陽資義於陰柔以施德剛以行刑各順時月以厚羣生帝王之法天地設位四時代序王者奉順則風雨時至嘉禾繇植天失其度則咎徵並至饑饉薦臻今科條品制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效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今從政者變忽法度以殺戮威刑爲能賢問其國守相及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大急其毀之也曰大緩夫急致寒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之之道審察緩急之謗譽鈞同寒

燠之罪罰以崇王政則陰陽和好惡旣明則宰官之吏知所避就又正身以先之嚴以涖之不變則刑罰之夫知爲善之必利爲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周禮九職以農爲本民失耕桑飢寒并至盜賊之原所由起也古之足民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敷五教宣三德則休嘉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給而人足量其財用爲其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昏姻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

行禁令必止。則士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各安所業。則盜賊消除。災害不起矣。

右文張溥所輯
馬融集未載

陽嘉二年京師地震對策

漢張衡

臣聞政善則休祥降。政惡則咎徵見。苟非聖人。或有失誤。昔成王疑周公。而大風拔樹木。開金縢。而反風至。天人之應。速於影響。故周詩曰。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閒者京都地震。雷電赫怒。夫動靜無常。變改正道。則有奔雷土裂之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及文法。辛卯詔以能宣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就末。曾

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制矣。且郡國守相。割符寧境。爲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於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涖民。爲百姓取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爲奪人。父母使。謦號也。又察選舉。一任三府。臺閣祕密。振暴於外。貨賄多行。人事流通。令真僞渾淆。昏亂清朝。此爲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災異之興。不亦宜乎。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況於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爲公者乎。中間以來。妖星見於上。震烈著於下。天誠詳矣。可爲寒心。明者消禍於未萌。今旣見。

矣。修政恐懼，則轉禍爲福矣。

右文張溥所輯
張衡集未載

延熹八年日蝕對策

漢劉淑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義立，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百姓怨恨，則水旱暴興，主人驕淫，則澤不下流，由此觀之，君其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正則萬目張，君臣正則萬國理，故能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兄愛弟順，如此則陰陽和，風雨時，萬物得所矣。

辭判事啓

齊王僧虔

臣僧虔啓。劉伯寵陶瑾稱勅。二岸雜事。悉委臣判。聖恩罔已。獎使入效。斯實臣下驅馳至願。且職事所司。不應多陳。雖奉令旨。臣豈敢於外下意。不先上聞。正當罄率管見。令官長啓審。可否之宜。會須恩裁。此乃更亂天聽。或致煩壅。且得仍舊。以待能者。恐於事體。二三惟允。伏願少留神照。察覽所啓。非敢辭務。懼塵聖化。謹冒輸請。伏追震忤。謹啓。

賀導江成巨堰牋

五代杜光庭

伏覩導江縣令黃璟奏。六月二十六日。江神移堰事。伏以大禹濬江。發洪源於龍冢。李冰創堰。分白浪於龜城。道彼靈津。資乎民用。而涸脛泛肩之誓。表則有

常若懷山沃日之災崩騰難制立虞墊溺必害蒸黎
昨者夏潦渤興狂波未息顧岷江之下瀨便逼帝都
當灌口之上游遽彰神力於是雷霆業地白雨通宵
驅陰兵而鼓譟連天簇靈炬而熒煌達曙迴山轉石
巨堰俄成浸涌頓減於京江奔蹙盡移於硤路仰由
聖感仍假英威見天地之合符睹神明之致祐編於
簡冊冠彼古今叨奉獎私宏增抃躍

東南防守利便繳狀

宋呂 祉

左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發遣建康軍府主管江南東
路安撫司公事臣呂祉狀臣建炎三年夏待罪右正
言嘗建議謂當以建康爲根本淮甸爲藩籬連接沿

江措置庶幾可以立國。紹興元年冬，待罪湖南，提刑建議謂荆楚廼本朝上游，宜於沿江措置使與吳會接。庶幾可以一統東南。去年夏，蒙恩除淮南宣撫使，司參議，具奏辭免，謂屯兵淮甸，表裏雖一，而上下不接，如人之一身，四體不備。楊公在荆楚，乃膏肓瘡，他日恐資敵國，宜急掃除宿兵，以固上游之勢。冬，蒙恩除知建康府，赴內殿奏事，又論今日之事，謂當先定其規摹，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其說亦歸於沿江上下表裏之勢。前後論奏副本具存。然臣已見如是而已。臣自到今任，每與僚屬文學之士，權畧茲事，取漢魏以來方策所載山川險阻，道里遠近，軍馬

屯戍之地。爭戰勝敗之事。哀集類次。命本府通判吳若安撫司。准備差遣。陳克董其事。作東南利害總論。以襄陽江陵武昌九江。皆建康上游也。上下之勢。要在相接。作江流上下論。北則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皆其表也。表裏之勢。又當如一。作江淮表裏論。今圖恢復。必據要會。以爲根本。建康實中興根本之地。作建康根本論。誠以駐蹕建康。則沿江戍守。不可不備。城池不可不修。宮室不可不營。郊廟不可不立。河渠不可不議。故自六朝建都以來。沿江戍守。城池宮室。郊廟河渠。事跡悉以類舉。南北之事。盡此矣。臣愚謂今爲吾南國之患者有三。一曰金賊。二曰僞齊。三曰楊

么皆吾三敵也。臣近探到東北調兵俱向陝西則窺吾四川矣。李成據襄陽陰遣人結楊么則扼吾荆楚矣。宿亳修城順昌聚糧近又城渦口乃是曹公伐吳入淮路。此其計不淺則又動搖吾淮甸矣。當四川者吳玠關師古當荆楚者王燮而已。至於淮甸則未有當之者。雖有當之者又不可恃。雖有可恃者又左右無援則是形勢閒斷上下無備表裏不一其何以立國。臣請以三國之事驗之。魏有荀彧蜀有諸葛亮吳有魯肅皆一時之傑也。荀彧說曹操則曰先取河北南臨荊州諸葛亮說劉備則曰跨有荆益保乎險阻者其意各在吞吳故不得不窺荊州也。至孫權都江

左荆州乃其上游。尤當力爭。故魯肅說之曰。荆州與國鄰接。據而有之。天下可定。及曹操破荆州。順江東下。則遣周瑜逆擊。劉備領荆州牧。則命諸葛瑾從備求之。而又躬擐甲胄。與魯肅。呂蒙。陸遜輩。數十年間。以死拒戰。而荆州要地。卒爲吳有。魏不復南渡。蜀不敢東下者。以不失上流之勢也。及吳之衰。晉圖平之。羊祜首建策。謂必藉上流之勢。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是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其後王濬。唐彬。胡奮。王戎輩。并吞席卷。順流長騫。直造秣陵。悉如祜策。而吳遂亡。然則荆州豈可失也。一失荆州。

江左難立矣。臣又以周唐之事驗之。南唐雖跨據江左。止能奄有淮甸。每冬淮水淺涸。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吳廷紹以疆場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劉仁贍上表固爭不勝。及周世宗圖淮甸。諸將欲據險以邀周歸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乃命諸將各自爲守。毋得擅出擊周師。由是壽春之圍益急。自劉仁贍失守之後。周師乘勝水陸俱發。唐之君臣無以爲計。相視悲泣。始獻江北之地。而江左有齒寒之憂矣。及我藝祖受禪。再定淮甸。江左之勢愈孤。雖於沿江繕城壘。聚甲兵。厚方物之貢。以緩師。遣匈奴之使。以求援。竟無益於救敗。而江南遂平。

然則淮甸豈可失也。一失淮甸，江左難立矣。故爲朝廷之計，宜亟圖之，不可以遣使待報之故。因循廢日，以墮其計也。今時氣未振，難以議戰征。但當謹守封疆，以戒不虞。如沿江一帶，自襄陽江陵武昌九江而下，淮南諸郡，如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等處，各屯兵馬。西與四川形勢接聯，使上下有備，表裏如一。庶幾可與抗衡，進可以禦敵，退可以堅守。雖未翦除凶逆，混一寰區，而南北之勢成矣。自魏而下，定都江左，其間有志於中原者多矣。時有所未可，祇取禍敗者，非止一事。宋文帝元嘉中，欲經畧中原，羣臣爭獻計策，迎合取寵，獨沈慶之以爲不可。時文帝以謂虜所恃者

惟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指，礪礪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禽也。初魏羣臣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出，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暑，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展至十月，吾無憂矣。王元謨圍滑臺，初措盡乖，繆衆心失望，數月不下。魏人潛遣人撫慰，遂擁兵渡河，衆號百萬，輦鼓之聲，震動天地。元謨始懼走，而魏師長驅，宋人肝膽塗地矣。此往事可以爲輕舉之戒。今僞齊不難平，大梁不難復，正恐禍根未除，貽患在後耳。兵家之勢，先度彼己，虜人深歸巢穴，自河以北。

所至留一二酋領雜契丹九州人鈐制吾之赤子其
強弱虛實不得知也而河之南付之僞齊使爲吾之
敵駐蹕臨安僻在海隅諸將重兵屯江左皆相去遠
矣以臣觀之必得其強弱虛實而後可圖必於沿江
一帶措置■而移蹕向前然後可以係東南離散
之心慰西北來蘇之望振作士氣以待天命其舉事
也自非精銳之師直擣其心腹前者克勝後者相繼
一時過河使聲實兼舉則事未必濟而今日之勢似
有未可故翦除兇逆混一區宇臣謂其未能而南北
之事臣恐其當爲也臣聞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今北
路未夷國威未振中夜以思不寒而慄矧臣嘗蒙眷

擢列諫省薦歷外臺今又爲藩臣誓思所以圖報事
係大體無以踰此故數不量力論之所有吳若陳克
所著南北事跡釐爲三帙目之曰東南防守利便謹
令繕寫隨狀進呈伏惟睿旨俯垂省覽如合聖意乞
早賜施行臣不勝昧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續古文苑卷第六

續古文苑卷第七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議

南北郊冕服議

漢東平王蒼

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漢制法高
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
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袞祭五
帝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按尊事神祇絜
齊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
有二旒以則天數旂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
堂宗廟圓以法天方以則地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

降神明。肅雍備思博其類也。天地之禮。冕冠裳衣。宜

如明堂之制。

在永平二年正月

異姓爲後之子服本親議

漢吳商

或問以異姓爲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荅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肉之恩。無絕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之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爲異姓作後。其子亦當從於父服之也。案父下舊衍母字今刪父爲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父雖服

之大功。案弟下舊衍之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
父爲小功。案父爲舊則子皆宜降。於異姓之服。不得
過總麻也。

魏尚書奏王侯在喪襲爵議

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
授使者拜授康素服奪情議按周禮天子公卿諸侯
吉服皆元冕朱裏元衣纁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
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
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
以元冠絳衣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以從
簡易故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爲王則元冠纁經服

素以承詔命事訖然後反喪服考之前典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

宗議

晉賀循

奉宗加於常禮平居即每事諮告凡告宗之例宗內祭祀嫁女娶妻死亡子生行求改易名字皆告若宗子時祭則宗內男女畢會喪故亦如之若宗內吉凶之事宗子亦普率宗黨以赴役之若宗子時祭則告於同宗祭畢合族於宗之家男子女子以班宗子爲男主宗婦爲女主故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以當合族紀宗故也凡所告子生宗子皆書於宗籍大宗無後則支子以昭穆後之後宗立則宗道存而諸義

有主也。立主義存而有一人不悖者，則會宗而議其罰。族不可以無統，故立宗。宗位既定，則常尊歸之。理其親親者也。是故義定於本，自然不移。名存於政而不繼其人，宗子之道也。故爲宗子者，雖在凡才，猶當佐之佑之，而奉以爲主。雖有高明之屬，盛德之親，父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所以全正統而一人之情也。若姦回淫亂，行出軌道，有殄宗廢祀之罪者，然後乃告諸宗廟，而改立其次，亦義之權也。

荅庾亮問宗議

晉賀循

禮宗子之義，所以明本祖之正統。紀百代而不紊者也。而宗之義，委曲著見者，多在別子。非卿大夫之文。

偏不詳悉。服之致疑。有如來旨。然舊義雖非別子。起於是邦。而爲大夫者。便爲大宗。其嫡繼之。亦百代不遷。禮記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君解曰。太祖。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其義也。此謂起於是國。盛德特興。爲一宗之始者也。如此。則百代不遷。統族序親。及族人服之。皆宜如別子之宗也。又宗子之服。雖在絕屬。皆齋。纓三月。代衰禮替。敦之者少。吳中畧無此服。中土總而不齋。其所由來。以致政教。凌遲。人情漸慢。非謂大夫位卑。或以非代封爲嫌也。

出後者爲本父母服議

晉王 虞

喪服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傳曰。持重於大宗者。

降其小宗也。

案舊脫期傳。曰三字。今補。

按經傳爲人後者。固自降

其親也。所以降其親者。已受重於大宗。必爲所後之
父服斬。故也。制其體例。若受重於大宗。而不爲所後
之父服斬。則自非經所謂爲人後者之義也。凡旣受
命出於人後。而不爲所後之父制斬服。固非禮也。還
爲其親斬。亦非禮也。均其失。寧居過重。無居過輕。故
失恩由義。厭情爲禮。是以五服之疎屬。有相爲重者
矣。天性之父子。有相爲輕者矣。屈伸進退。有自來也。
今奉義。則不爲所後之父服。崇恩。復不成所生之喪。
二者並闕。未知其詳。將何所居。

案此正謂甲有子丙。後乙甲死丙降服期。

乙更自有子丙還本而乙死者也當時所議異同杜氏本書自詳之且傳敘經意但爲
既後大宗無二斬之道非不斬之制也談者不疑爲
後而不爲所後制服爲非禮乃謂反服其親爲傷教
斯蓋惑之大者也若不服所後之父復抑其反崇本
恩則是凡爲後之子可有不服三年之■也愚謂爲
後之子及所後服重則宜如禮降其所生若不及爲
所後制服則宜還爲其親服斬案此謂追服差之義例即
之人心在可通矣

孫曾爲後議

晉何琦

卿士之家別宗無後宗緒不可絕若昆弟以孫若曾
孫後之理宜然也禮緣事而興不應拘常以爲礙也

魏之宗聖遠繼宣尼琦從父以孫級族祖荀顛無子以兄孫爲嗣此成比也

書 奏記

遺蘇秦張儀書

周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

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執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身被數千之痕

太平御覽五百十引無此二句此

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於天地有骨肉哉蓋所

居然也

出袁淑真隱傳案杜光庭錄異記取此而增添首尾且有更改殊不可據今不錄

與傅麴武書

周燕太子丹

丹不肖生於僻陋之國長於不毛之地未嘗得覩君子雅訓達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陳幸傅垂覽之丹聞丈夫所恥恥受辱以生於世也貞女所羞羞見劫以虧其節也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避者斯豈樂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爲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衆不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內之英雄破國空藏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貪我賂而信我辭則一劍之任可當百

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面目於天下。死懷恨於九泉。必令諸侯無以爲歎。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亦子大夫之恥也。謹遣書。願熟思之。

報燕太子書

周麴武

臣聞快於意者虧於行。甘於心者傷於性。今太子欲滅悁悁之恥。除久久之恨。此實臣所當糜軀碎首而不避也。私以爲智者不冀僥倖以要功。明者不苟從志以順心。事必成然後舉。身必安而後行。故發無失舉之尤。動無蹉跌之媿也。太子貴匹夫之勇。信一劍之任。而欲望功臣以爲疏。臣願合從於楚。并勢於趙。

連衡於韓魏。然後圖秦。秦可破也。且韓魏與秦外親
內疏。若有倡兵。楚乃來應。韓魏必從。其勢可見。令臣
計從太子之恥。除愚鄙之累。解矣。太子慮之。

與摯伯陵書

漢司馬遷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
馬遷交好。峻獨退修身德。隱於阡山。遷既親貴。乃以
書勸峻進曰。

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
立功。伏唯伯陵材能絕人。高上其志。以善厥身。冰清
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
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

報太史公司馬遷書

漢摯峻

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愴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耳

與蘇武書

漢李陵

子卿名聲冠於圖藉分義光於二國形影表於丹青爵祿傳於王室家獲無窮之寵永明白於千載夫行志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厄死而後已將何恨哉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餘里雖身降名辱下計其功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耶嗟乎子卿世

事謬矣。功者福主，今為禍先。忠者義本，今為重患。是以彭蠡赴流，屈原沈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感怨之志耶。行矣子卿，恩若一體，分為二朝，悠悠永絕，何可為思。人殊俗異，死生斷絕，何由復達。文選注四十一引李陵前與蘇
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不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不成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又云陵當謂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皆不在此篇中又引陵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
李陵重報書已見文選據御覽四百八十九引李陵別傳曰陵與蘇武書曰男兒生不成名云云即文選所載是知此書及蘇武報書俱出李陵別傳於後蘇氏載人所輯傳中書翰未必非本人之作流傳於後蘇疑為齊梁人偽作真臆說也

報李陵書

漢蘇武

曩以人之

案之舊誤
之今改

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

造孽。豺狼出爪。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胡塞之地。軟朝露以爲飲。茹田鼠以爲糧。窮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萬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沒命。幸賴聖明遠垂拯贖。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別斷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爲世英。文選注四十器
三引作生爲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爲榮。況於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捐功名。雖尚視息。與

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
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
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貺重遺義當順承本爲
一體今爲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
故不當受乖離邈矣相見末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
代馬越鳥能不依依謹奉荅報并還所贈見藝文類
聚又北堂
書鈔一百十七引蘇武荅李陵書云當子銳氣深入
之時發夕息數千萬里雖乘風附景不足擬其迅
也太平御覽九百十九引蘇武與李陵書曰乘雲附
景不足以譬速晨鳧失羣不足以喻疾豈可因歸鴈
以運糧託景風以餉軍哉文選注五十二引蘇武荅
李陵書曰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皆不在此篇中

誠兄子書

漢張奐

汝曹薄祜早失賢父財單勢盡今適喘息聞仲祉輕

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持。聞
燉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
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於鄉黨。恂恂
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經難知。且自以汝資父爲
師。汝父寧輕鄉里耶。年少多失。改之爲貴。蘧伯玉年
五十。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
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與弟固書

漢李固

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爲容身而遊。滿腹而去。
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
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

荅友勸仕進者

漢郭泰

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橫流。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後漢書本傳止有首四句

爲緱氏女玉奏記外黃令

漢申屠蟠

伏聞大女緱玉。爲父報讎。獄已決。不勝感悼之情。敢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義。辭師復讎。當時論者。猶高其節。況玉女弱耳。無所聞心。無所激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遊之助。直推父子之情。奮發怒之心。手

刃刺讎。僵尸流血。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强膽增氣。輕身殉義。攘袂高談。稱羨今聞。玉幽執牢檻。罪名已定。皆心低意沮。悵恨長歎。蟠雖愚昧。以爲玉之節義。歷代未有。實足以感無恥之孤。激忍辱之子。假玉不值明時。尚望追旌閭墓。顯異後嗣。況事在清聽。不加八議。哀矜之貸。誠爲朝廷痛之。出杜預女記。藝列女傳曰。緱氏女玉爲父報仇。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申屠蟠時年十五進諫云云。配善其言。乃爲減死。論所載文不全。○案列女傳者皇甫謐列女傳也。

奏記大將軍梁冀

漢朱穆

大將軍內有貴親之固。外有功業之重。誠不可復枉道散財。以事左右近臣。宦者選舉刑賞。有干典制。輒

率公卿詣朝堂案其罪咎則改節從訓猶影響也今反越津逾序以大事小以明事闇從其過言隨其失行天下之事受其枉戾傷損財物壞亂綱紀左右近官並以私情干擾天下雖大而民無所容足也餘尚可忍官位之事尤不可私毒害流布日夜廣遠願大將軍省廢他事十刻之間考案古今官民之極度數作趣較然可見如不早悟舟中之人皆敵國也若以穆輕愚不信其言可呼所親識古今者請徵核其實不可不誠懼有後恨

詣巴郡太守自訟

孝桓帝以并州刺史泰山但望徒干切廣韻但字伯闔爲

巴郡太守。懃恤民隱。郡文學掾宕渠趙芬。掾宏農馮
尤。墊江龔榮。王祈。李溫。臨江嚴就。胡良。文愷。安漢陳
禧。閬中黃閻。江州母成。陽譽。喬就。張紹。牟存。平直等。
詣望自訟曰。

郡境廣遠。千里給吏。兼將人從。冬往夏還。夏單冬複。
惟踰時之役。懷怨曠之思。其昏喪吉凶。不得相見。解
緩補綻。下至薪菜之物。無不躬買於市。富者財得自
供。貧者無以自久。是以清儉。天枉不聞。加以水陸艱
難。山有猛獸。思迫期會。隕身江河。投死虎口。咨嗟之
歎。歷世所苦。天之應感。乃遭明府。欲爲更新。童兒匹
婦。懽喜相賀。將去遠。就近釋危。蒙安縣無數十。民無

遠邇恩加未生澤及來世巍巍之功勒於金石乞以
文書付計掾史人鬼同符必獲嘉報芬等幸甚

與府君書

漢張芝

八月九日芝白府君足下不日秋涼平善廣闊彌邁
想思無違前比得書不遂西行望遠懸想何日不勤
捐棄漂沒不當行李又去春送舉喪到美陽須待伴
比故遂蘭絕有緣復相聞滄食自愛張芝幸甚幸甚

誡子書

晉羊祜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
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
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

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宏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竒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爲德首。慎爲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語。聞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誘。自入刑論。豈復惜汝。恥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案晉書本傳。長子倫。次暨。次伊。次篇。此書云汝等。又云汝兄弟當題誠。兄子也。藝文類聚。脫兄字耳。

與揚州刺史周俊書

晉蔡洪

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於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勅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

堪幹世仕吳爲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雋乂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暢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之損歲寒松柏幽夜之逸光也

士十六人但所引止此○案隋書經籍志云梁又有松滋令蔡洪集二卷錄一卷亡

出洪集劉孝標云蔡所論

與皇甫謐書

晉辛曠

夫三光懸象式揚天德岳瀆山澤廣開地道賢人顯

進實興聖治。故風力佐黃

紫力上舊脫
風字今補

而涿鹿之征

捷。舜禹翼唐而滔天之災殄。阿衡在商而成湯之功

著。姜望入周而文武之業建。聖人光濟四海。欲垂大

化者。莫不收才取良。而致股肱忠賢。大才之人。願立

名迹。思在利見大人。而主聖時治。此所以應天順民

之神龜。利涉大川之元吉。大晉合天地之中和。經日

月之重光。四目視其明。四聰達其聽。巖穴出其隱。四

門啓其矇。登高陽之八子。御高辛之羣龍。俊又在官。

時亮天工。鳥獸非君子之儔。九臯無長鳴之鶴。萬國

黎獻咸仰南風之仁。而挹聖化之隆。此其至治也。而

先生固執沖虛。塞淵其心。殉文人之耿介。忘宣尼之

所沽步幽山之窮徑背漢津之明衢日月遂往時不
我須此惜寸陰者之所以爲懼而臨川者之所以懷
慨也竊謂先生降匪石於高岡迴羽儀於皇京順震
驚而翔撫奮六翮於天庭邈禹稷之遐蹤騁大往之
夷塗招不世之洪勳同先哲之不模使瞻仰者所以
知藉美也案知藉舊誤藉之今改希昔人六義之一獻斯一篇
惟蒙采覽

又與皇甫謐書

晉辛 曠

伏惟先生黃中通理經綸稽古既好斯文述而不作
將邁卜商於洙泗之上超董生於儒林之首含光烈
於千載之前吐英聲於萬世之後亦以盛矣曠以不

敏感佩厚惠。願附驥尾。撫塵而遊。諮覩末因。而西望延企。

荅辛曠書

晉皇甫謐

聞服有素。委心無量。加昔州壤通門。舊義虛想之積。過於陵阜。汎愛不遺。猥降德音。清喻爛煥。情義欵篤。執誨欣然。若饗太牢。挹佩至眷。銘乎心膂。且箕山之叟。超迹於堯帝之世。首陽之老。抗操於有周之隆。故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厲節。皆經聖明之論。所以邈世卓時者也。至於鄙薄才頑。行穢疾奪其志。神迷其心。因託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每自陳訴。輒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疾

與榮競巾車順命非劣憊所堪也密雲雖興知枯木
難植昔人有言欲之必爲之辭豈來惠之謂矣猥承
告示欲備七十木非梧桐豈敢棲鳳聞命悚灼如蹈
春冰非苟崇謙實懼陷墜幸恕不假明亮志心

荅趙景真書

晉嵇 藩

登山遠望觀崿嶸以成憤策杖廣澤瞻長波以增悲
遊眇春圃情有秋林之悴濯足夏流心懷冬冰之慘
對榮宴而不樂臨清觴而無歡今足下琬琰之璞未
剖而求光時之價騏驥之足未攄而希絕景之功心
銳而動淺望速而應遲故有企佇之懷爾夫處靜不
悶古人所貴窮而不濫君子之美故顏生居陋不改

其樂孔父困陳弦歌不廢幸吾子思宏遠理舍道自
榮將與足下交伯成於窮野結箕山乎蓬屋侶范生
於海濱儔黃綺於商岳憑輕雲以絕馳遊曠蕩以自
足雖不齊足下之所樂亦吾心之所願也案景真與
嵇書載文

選嵇字茂齊景真趙
至字也事詳李善注

月儀

晉索靖

正月具書君白太族布氣景風微發順變綏寧無恙
幸甚隔限遐塗莫因良話引領託懷情過採葛企佇
難將故及表問信李庶庶俱蒙告音君白

君白四表清通俊乂濯景山無由皓之隱朝有二八
之盛斯誠明珠耀光之高會鸞皇翻翥之良秋也吾

子懷英偉之才。而遇清升之祚。想已天飛奮翼。紫闥使親者有邇契也。君白。

二月具書。君白。俠鍾應氣。融風扇物。遙願高宇。及時讚宜。山川悠遠。限以成隔。自我不見。俛仰。年看塗馳思。言存所親。裁及告懷。悵焉不具。君白。

君白。王路熙和。皇化洋溢。博採英儒。以恢時佐。輦無叩角之怨。門有縉紳之盛。斯乃潛龍逢九五之運。寶玉值卞氏之明。已委蓬室之陋。以安金紫之榮。使親契有拂冠之慶也。君白。

三月具書。君白。姑洗育物。磬無不宜。延想吾子。隨運是康。機度推流。不面踰紀。分逼長塗。因良展馳心。

投情庶能感應。書修問。罔然不具。君白。

君白。洪化遐布。率土咸寧。秉卞壯之勇者。匿武而精道。抱管鮑之才者。彈冠而待顯。怪以高之姿。而懷迷時之志。違明明之求。蹈不識之闇。機運稍移。人生若寄。願速龍躍。燿於雲漢也。君白。

七月具書。君白。夷則布氣。暑運西流。遙想足下。動靜順宜。川塗悠遠。乖我談宴。心存明瑰。精爽馳想。登高長佇。涕以隕之。不勝勞歎。裁及書問。君白。

君白。及子少舊。契闊在昔。情款好合。如彼琴瑟。何啻離別。歷載十餘年。往。天地之悠長。人生之險絕。悼言多感。悵然傷懷。唯足下寶德育。

素以熙萬福。此故舊君白。

八月具書君白。南呂應化。中秋告涼。敬想令問。福履多宜。山川緬邈。信理希寡。談面既闊。音問又疎。傾首延懷。無日不勞。想篤分好。不孤。亦見信憶舊。裁因數字。行人彭彭。俱數相聞。君白。

君白。世清道治。聖化光洽。明於博採。唯賢是務。足下以神龍之賈。應景風之求。足陟天閣。而德聞四海。允彼具瞻。副此羣望。竊從草澤。慷慨增願。君白。

九月具書君白。無射改卦。廣莫布氣。氣度涼和。宜時順節。路乖人隔。邈若天踰。翹首延思。遠莫致之。君子篤好。想齊往分。不勝佇企。欽渴之懷。故遣表問。不能

暢情君白。

君白昔忝同門濫攀君子子以逸羣之才當貫三千之首登堂入室研道之奧雖明闇殊品每亦希顏至以乖隔孤陋遐外曠道離友益以牆面無因之積以書所散君白

汝帖此條文多殊異

十月具書君白應鍾導運嚴霜稍隆時變物移感候增懷■心投繫想言存所親山川路限不能翻飛登彼崇丘逍遙長望延佇莫及思積情疲不勝鬱陶眷然之感裁復白書不悉君白

君白往春執手尅會來秋迎望待面慊然遲想知以逸驥之迹騁於雲漢之路龍驤天府忘此反信飛沈

壹殊何緣言嫵厚爲時節寶愛光儀君白

十一月具書君白黃鍾吐氣猛寒零降温室重裘和
氣表神体宜幸甚歲月飛馳逝不我待闊別後始忽
然踰載望塗延思精誠所感無物不應百來況德
音彌滿耽玩良翰悟味素慰增慨不勝抱感裁因
答具盡君白

君白昔誓秋歸而奄經半載匪我愆期時違來信
之隆況旨沓密蚩以逸踰約以馳駑親愛分隔榮
寧足下復竝望耶倉卒不具君白
十二月具書君白大呂度末寒慄烈明德宜時夢
想無恙分隔踰年良會乖違感詠蕭又言存宿好翹

翹延領不勝思積裁及白書不能具悉君白
君白不啻壹別便成永隔瞻彼修路顧此乖限情經
運候思興感物■言存信涕以流墜足下類度同懷
信使知問君白

與支遁書

晉謝安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
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感感觸事
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
縣案時爲吳興守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
思此緣副其積想也

永和中與揚州刺史殷浩書 晉王彪之

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却會與否昔建元
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
於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爲不得禮意荀令從之案
車騎冰也劉孔才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
勁也荀令或也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
之喪雨沾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
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爲先存其事而僥倖
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
日蝕史官告譴曾無懼容不修豫防之禮而廢消救
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復是將處天災罪己
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

事冕服御坐門闥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御覽

二十九引云晉起居注○案晉書禮志具載漢建安晉元興及永和三事而此書僅有數句故錄之

與釋道安書

晉習鑿齒

興寧三年四月五日鑿齒稽首和南承應眞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宗虛者悟無常之旨存有者達外身之權清風藻於中夏鸞響厲乎八冥元味遠猷何榮如之弟子聞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宏淵源以潤八極者四大之流也彼直無爲降而萬物賴其澤此本無心行而高下蒙其潤況

哀世降步。愍時而生。資始繫於度物。明道存乎練俗。乘不疾之輿。以涉無遠之道。命外身之駕。以應十方之求。而可得玉潤於一山。冰結於一谷。望閩風而不迴儀。措此世而不誨度者哉。且夫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矣。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藻悅濤波。下士而已。唯肅祖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畫如來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於巖隱。元祖暢乎無生。大塊旣唱。萬竅俱怒。呼賢哲君子。靡不歸宗。日月雖遠。光景彌暉。道業之隆。莫盛於今。豈所謂月光道寂。將生真土。靈鉢東遷。忽驗於茲乎。又聞三千得道。俱見南陽。明學

開士陶演真言。上考聖達之誨。下測道行之驗。深經
普往。非斯而誰。懷道邁訓。舍茲孰降。是以此方諸僧。
咸有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遲無上之箴。老幼等願。
道俗同懷。繫詠之情。非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尼迴
躍。一躡七寶之座。暫視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
梅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元波逸響。重
蕩濯於一代矣。不勝延豫。裁書致心意之蘊積。曷云
能暢。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

與羅君章書

晉孫盛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辭。
致亦快。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以今萬物化爲

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萬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開逐。然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紛錯混淆。化爲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歎若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

荅孫安國書

晉羅含

獲書文畧旨辭。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喻乃懷。區區不可。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頽者亦不失其舊體。孰主陶是載。混載判言。然之至分而不可亂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無窮而長更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

知更益積悲忘言。諮求所通。豈云唯慰。聊以寄散而已矣。

與遠法師書

晉桓

元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絕滋味。被褐帶索。山棲枕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髣髴之間。今世道士。雖外毀儀容。而心過俗人。所謂道俗之際。可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黃泉下福。皆是管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運不居人。忽焉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能納之。

與從弟孝徵書

晉鈕滔母

省爾譏我以養鵠乃戒以衛懿滅斃之禍斯言惑矣
吾未之取彼衛懿之好民無後車之載鶴有乘軒之
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若乃開圃即於靈囿沃池矩
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
德大雅所修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以陶
豆殷紂貯以玉杯而此聖以興彼愚以滅蓋置之失
所而一本作如其無失來難可施乎案隋書經籍志梁有晉松陽令鈕滔母孫

瓊集二
卷二

與妹劉氏書

晉徐藻妻陳氏

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勲德則仁風靡隊其

言情訴哀則孝心以敘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修若斯者乎執詠反覆觸言流淚感賴交集悲慰並至元方偉方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艷冠於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畧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宏仁義又動則聖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己也恭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儀者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真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爲喻耶可共詳之

與兄弟書

晉寡婦淑

蓋聞君子導人以德矯俗以禮是以烈士有不移之

志貞女無迴二之行。淑雖婦人，竊慕殺身成義死而後已。夙遭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是以僂俛求生，將欲長育二子，上奉祖宗之嗣，下繼祖禰之禮。然後覲於黃泉，永無慙色。仁兄德弟，既不能厲高節於弱志，發明明於闇昧，許我他人，逼我於上，乃命官人，訟之簡書。夫智者不可惑以事，仁者不可脅以死。晏嬰不以白刃臨頸，改正直之辭。梁寡案舊衍婦字今刪不以毀形之痛，忘執節之義。高山景行，豈不思齊。計兄弟備託學門，不能匡我以道，博我以文。雖曰既學，吾謂之未也。出杜預女記

續古文苑卷第七

續古文苑卷第八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書下

爲竟陵王致書劉隱士

齊庾杲之

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遠近所
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闇投之懷
不以形骸爲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語言夢想清顏
爲歲已積以丈人非羔鴈所策故息蒲帛之典勝寄
冥通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
徇功晦不標迹從容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宏
護爲心廣敷真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妙式筵山河虛

館川涖實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大於
東閣哲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
凝滯自物千載一期爲仁由己且陵雪戒途非滅跡
之効鴻鍾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固有同
物之勞豈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閒在我觸地蕭條
衡嶽何親鍾山何薄想宏思有在不俟繁言

與蕭令王僕射書

爲表彖求諡

齊虞義

表侍中體高亮之宏姿挺孤竒之逸操孝友結於衡
閭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麗目幾
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遵禮而後動居貧無悶事
等安期處顯不驚道均元歎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

怡雍穆人所不閒顧與善無徵報施徒語岱山委岫
崑岳摧峯四海搢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
物表若得橫議聖時斟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
流於千載馳徽謚於山道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
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

紫豕隆昌元年卒謚靖子見南齊書本傳

荅從兄安成王書

梁蕭

案藝文類聚引在吳陸景與兄書下題云又荅從兄安成王書考景為遜之孫抗之次子不得有從兄安成王秀天監元年封七年都督荆湘等九州成康王秀天監元年封七年都督荆湘等九州諸軍事荆州刺史俱見梁書本傳今荅云云在此時矣雖莫定誰作其決非陸景可知今次於梁代兼附著考定之說亦可為援據類書通例讀者其引申諸

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仰承

發止已次新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奧區九疑
形勝浮洲動浪聞眠鷗之舊說安流洞浦憶採若之
遺風昔景伯出蕃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清約見稱兄
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石竒雲秋江迴月翰飛
紙落理豐辭富賞末興餘時希逮憶睽離方遠川塗
修曠炎涼方改願加珍勗綠字可傳白雲終閒心傷
淚灑投筆無宣

與劉孝標書

梁劉之遴

閒聞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
絡萬品撮道畧之英華搜羣言之隱蹟鉛摘旣畢殺
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往之妙揚班儔也擅

此博物何快如之。雖復子野調聲寄知音於後世。文信構覽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尚。自非沈鬱澹雅之思。安能閉志經年。勒成若此。吾嘗聞爲之者勞。觀之者逸。足下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異書。

與慧皎法師書

梁王曼穎

弟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使其掎摭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廼至法。旣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軫西域。安侯支讖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爲利益。固宜油素傳美。鉛槧定辭。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閒表秦書。

佛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拾復局當時宋典所存頗因其會兼且攬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榷幽明不無梗槩汎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文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元暢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之責孝秀染毫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更恨煩冗法師此製始所謂不刊之筆綿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比

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約豈加。以高爲名。旣使弗
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同之二三諸子。前
後撰述。豈得絜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門徒
竟無一言可豫。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筵龍函。上
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嘗好
學。頃日。疋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帙。斯文在斯。鑽仰
弗暇。討論何所。誠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道知
休奕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殷浩憚支遁才俊
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子孤
子王曼穎頓首。

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陳伏知道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姪。終成揮忽。遂使家
勝陽臺。爲歡非夢。人慙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
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粧。猶聞徒佩。顧長廊之未
盡。尚分行憶。異迴陌之難迴。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恒
開錦帳。速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燠爐未徙。定
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濕。愁隨玉軫。琴鶴恒驚。已
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筆試
操。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
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一鸞。羞鏡勿
使窺窗。獨坐。姮娥笑人。

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北齊戴

逵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之質幸賴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半滿旣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秘藏外該七畧備壁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眞羅浮之記曇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折莊生璩公著論爰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執律儀譬臨懸鏡冥羅云之密行踵賓頭之福田撫

挹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爲精舍。迴車馬谷。即創伽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士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衝。衆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松。仍麾上辯。洪崖神井。即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輦。崇峯景行。牆仞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沈形洎渚宮。淪覆將歷二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軫一乘。遣蕩曾襟。朗開三達。旣念鼠藤。彌傷鳥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元厭飫。頗絕韋編。

構述餘緒爰登弱冠。摭撫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稽。賦鷓鴣而詠鸚鵡。若求其一介。亦髣髴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鄖城訊修。隗館屈膝。情欣係轡。遇同進履。未盡開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餐。九轉用遣。幽憂漸悟。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澗。折桃無妨。請益所希。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鴈門高論。時荅嘉賓。冬暖如春。願珍清軌。室邇人遐。彌軫襟帶。餘辭殘簡。望回金玉。道宣曰。時或以達即晉朝譙國戴逵。今考據行事。非也。晉書云。太元十二年。徵隱士戴逵。不久尋卒。至梁大通三年。一百四十三載。命公方生。計不相見。又非北齊明矣。案此說。良是。今定爲

北齊不嫌與譙國
隱士同姓名也

上西嶽王書

唐李靖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岳大王閣下靖聞上清
下濁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人神之道又聞
聰明政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
差我擅德肅爽凝威爲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岳
是以摩像清廟作鎮金方遐規歷代哲王莫不順時
禋祀興雲致雨天實有從轉孽爲祥何有不賴嗚呼
靖者一丈夫爾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
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已社稷
凌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土崩遂欲建義橫行

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岳。卷氛祲以闢山河，使萬
姓昭蘇。庶物昌運，即應天順時之作也。又大寶不可
以望據，欲杖劔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身
傾濟世，志吐肝膽於階下。惟神鑒之，願占進退之機，
得遂平生之志。有賽德之時，終陳擊鼓。若三問不對，
亦何神之有靈。然後即靖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
之畧，亦未晚也。惟神裁之。

致少林寺書

唐武后

暑候將闌，炎序彌溽。山林靜寂，梵宇清虛。宴坐經行，
想當休念。弟子前隨鳳駕，過謁就巖。巖觀寶塔，以徘徊
觀先妃之淨業。薰修之所，猶未畢功。一見悲敬，萬感

兼集攀光寶樹載深風樹之哀弔影珠泉更積寒泉
之思弟子自惟薄祜鎮切瑩懷每屆秋期倍軫摧心
之痛炎涼遞運逾添切骨之哀未極三旬頻鍾二忌
恨乘時而更恨悲踐露而逾悲唯託福田少申荒思
今欲續成先志重置莊嚴故遣三思賫金絹等物往
彼就師平章幸識斯意即務修營望及諱辰終此功
德所冀罄斯誠懇以奉津梁稍宣資助之懷微慰瑩
迷之緒畧書示意指不多云。

報友書

唐宋 儋

自一接拜情同弟兄沈吟緬懷固非小子之所勤及
也榮質前謝恐乖昔賢共弊之道晦事勿語且作詩

人匪報之實。遲徊循軀。倂俛未已。殆將有辰矣。足下
多可不怪。高情內含。如筠斯清。比蕙又暢。儻不以感
氣厚而修詐。自廣不以撫己多。而私頌作德。未致力
謝。馳懷宣書。何陳萬一也。悚息。今秋盡野外。草木變
衰。長郊蕭條。風物淒緊。清都久客。莫復相親。足下退
食公庭。睡罷私室。櫛沐晞景。收視解聽。豈念歲華不
待。厭倦爲旅之士哉。頃者釀玉初令。絃絲正調。竟欲
左攜鄭君。幽指藥妙。右對董叟。高談道微。情酣世忘。
浩去塵糝。思足下能順試實。其事爲何如哉。時聞真
聲。迴閒笙鶴。此復異於人境耳。可以息宴。可以嘯歌。
久不閒然。期今日之事也。倚候騎氣。自豫光臨。幸甚。

謹馳疏不復具宋儋白

且作一釋爲且絕不得具一釋爲不復一淳化閣帖編

此入諸家古法帖秦程邈之下黃長睿云宋儋唐人王著不知意以爲遠古人誤儋有嵩山圭禪師等碑傳於世述書賦注云宋儋字藏諸廣平人高尚不仕戶部侍郎字文融薦授祕書省校書郎案今所存儋書有嵩山故道安禪師碑字多殘泐

與盧藏用書

唐毛儋

月日雲夢子毛儋謹致書於盧公足下儋聞君所貴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則披襟而論翰墨道狎則言事而致談笑何必雞鳴狗盜始資僥倖之能簞食瓢飲不顧清虛之用自公立名休代博物多能帝曰爾諧擢爲近侍所以從容禁省出入瑣闥忠弼在躬優柔薦及傑時在草莽運厄窮愁思折俎而無因

嗟埽門而不逮。豈知羣邪構逆。聯聲嗷嗷。紫奪我朱。遠詣惡土。賴公神色自若。心行不逾。餌芝朮以養閑。坐煙篁而收思。傑梁鴻遠旅。閔仲未歸。留連德音。徘徊失路。互鄉童子。當願接於宣尼。蘇門先生。竟未言於阮籍。公於傑者。如彼。僕於公者。若此。百年朝夕。何事惜於交遊。四海兄弟。何必輕於行路。賈生不云乎。達人。大觀物。無不可。小智。自私賤。彼貴我。况公拂衣高尚。習靜閑局。世事都捐。尤精道意。豈有自私而已。無大觀者哉。儻能憐雲。獎無知。案雲下舊衍壑字今刪雲獎即莊子在宥鴻濛之雲將下文蒙。慙張良小子。說鴻濛之偈。遺黃石之書。虛往實歸。霑霧露之微潤。哀多益寡。落丘山之一毫。

則知足下之眷深焉。小人之慶畢矣。

荅毛傑書

唐盧藏用

毛子足下。勤身訪道。不毒氛瘴。裹糧鬼門。放蕩雲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遺。猥辱書札。期我遐意。詢予道真。使人慙愧也。僕知之矣。士之生代。則有冥志深蔽。滅木穹室。鍊九還以咽氣。味三秀以詠言。固將養蒙全理。不以能鳴天性。則其上也。義感當途。說動時主。懷全德以自達。裂山河以取貴。又其次也。至於誠信不申。忠孝胥缺。獨禦魑魅。永投豺虎。無面目以可數。椎心膺以問天。斯最下也。僕在壯年。常慕其上。先貞後黷。卒罹憂患。負家爲孽。置身於此。何顏復講道德哉。

雖然少好立言。亟聞長者之說。老而彌篤。猶憐薄暮之晷。加我數年。庶無大過。覽莊生鷓鴣之喻。則乾坤龍馬之旨。可好矣。培風運海。則六九之源。無差矣。隳之正氣。則洗心藏密。有由矣。開卷獨得。恬然會真。不知寰宇之廖廓。不知生之與謝。斯亦曖昧所守。何必爲是儻吾人。起予指掌而說。今之隱几。不亦樂乎。道在稊稗。■無相阻。曷爲區區過勞。按劔也。頃風眩成疾。下淚復厲。案此下舊衍筆字今刪力此還答。無所銓次。淹遲

■期庶不我責。盧藏用頓首。

致齊相國映書

唐李舟

三十三官足下。近年已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

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爲詭。欲修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於蒼生之望。則爲不幸。爲足下謀之。則名遂身退。期又爲佳。僕昧時者。謹以爲賀。但鄱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寂蔑。永以三歎。僕所疾沈痼。方率子弟力農。爲世疎矣。足下亦焉能不疎僕耶。足下素■僕所知之。其於得喪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王豈當不察之耶。惟強飯自愛。珍重珍重。

別湖州崔使君侃書

唐朱灣

灣聞蓬萊之山藏杳冥而可到。貴人之門無媒而通。不可到。十一撫言補驪龍之珠。潛瀆滉而可識。貴人之顏。

無因而前不可識灣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
兩度圓月凡再請職事三趨戟門門人謂灣曰子私
來耶公來耶若言公僕實非公若言私公庭無私以
茲交戰彷徨於今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況寄食
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得如
玉之粟登如龍之門撫言補十字如龍之門轉深如玉之
粟轉貴實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間之豈不大
笑屬谿上風便囊中金貧望甘棠而嘆自引分而還
也。

與尚書右僕射蔡國公書

唐釋法琳

濟法寺釋法琳致書尚書右僕射蔡國公足下法琳

草衣野客木食山人。尤類曲針。誠同腐芥。不被知於
當世。合緘口以終身。既德愧內充。譽慙外滿。非唯孤
負。慧遠實亦帶累道安。是以畢志青溪。歸心紫葢。覆
船巖下。永味經書。鬼谷池前。長觀魚鳥。豈謂忽辭林
藪。更入罽塵。久客秦川。俄離楚塞。萍流八水。葉墜三
陽。口腹之弊。已淹仲叔之情。何寄。卧靈臺而起恨。遊
白社而興嗟。南巢之戀。倍增北風之悲。逾切。居生壤
坎。稟命迍邐。空詠七哀。徒吟九歎。撫躬弔影。運也如
何。加以病在膏肓。風纏腠理。累年將息。未覺有瘳。至
於照雪聚螢。筋力已謝。九流七畧。難甚緣山。萬卷百
家。杳猶行海。前因傅子。聊貢斐然。仍以未竭邪源。今

者重修辨正頗爲經書罕備史籍靡充雖罄短懷罔
知克就仰惟僕射公運籌策之才居阿衡之任知人
之器遠邁山濤接士之心還方趙武風姿爽朗識度
含宏旣握靈蛇之珠爰佩荆山之玉所以弼諧庶績
燮理文昌德鏡措紳譽形朝野加以門稱筆海世号
儒宗不忘宿昔之懷曲賜憂憐之訪寒灰更煖朽木
翻榮昔王粲閱書取資蔡氏相如達賦必賴揚侯意
者但是諸子雜書及晉宋以來内外文集與釋典有
相關涉處悉願披覽謹以別錄仰呈特希恩許輕陳
所請悚息何言邪見信心古來共有善人惡黨今日
寧無前以傅子譎言畧呈小論旣蒙上達復荷褒揚

戰在中心。但知慙德。昔三都賦未值。張華無人見賞。今破邪論不逢君子。誰肯爲珍。比者海內諸州。四方道俗。流通抄寫。讚詠成音。迴邪見之心。發愚人之善者。豈非明公之力也。必能利物。薄有冥功。仰用莊嚴。並將迴向耳。請公爲宏護檀越。

梁遣使聘蜀書

夫唐虞致治。遵禪讓之明文。湯武開基。允神人之至願。必有神器。是膺皇圖。況古今迭代之期。英豪興隆之數。莫不上關天命。下順人心。啓王霸之宏機。爲子孫之大計。咸遵軌轍。並載簡編。且念與皇帝八兄。頃在前朝。各封異姓。土茅分裂。皆超將相之尊。魚鴈往

來久約弟兄之契歡盟甚固功業相推俄阻絕於音塵止因緣於閒謀以至時衰土德運應金行雖手足胼胝初平多難而星辰符瑞謬付厥躬當百辟之羣情極四方之積患爰都河洛用答乾坤尋聞皇帝八兄奄有西陲盡朝三蜀別尊位號復統高深一時皆賀於推崇兩國願通於情好徵曹劉之往制各有君臣追楚漢之前蹤常分疆宇所冀同清夷夏俱活生靈載籍具存恢張無爽去歲密聞風旨遐慰寤思憤岐隴之猖狂逼褒斜之封徼欲資牽制用速掃除遂委永平軍節度使劉鄩特遣行人先導深意旋已徑差精甲將擊妖巢念數鎮之驍雄鼓六師之威勢尋

聞退遁。殆至滅亡。允懷掎角之謀。尤得輔車之利。近併覽同華奏報。皆進呈褒祥書題。具悉事機良多。歎沃。今專馳卿列備達衷懷。重論金石之交。別卜墳茆之分。山河共永。日月長懸。瞻佇好音。言不盡意。今遣光祿卿盧珙。閤門副使少府少監李元。聊馳書幣。專戒道途。兼有微禮。具在別幅。謹白。

梁開平三年蜀武成二年

蜀答梁通聘書

大蜀皇帝謹致書於大梁皇帝閣下。竊念早歲與皇帝共逢昌運。同事前朝。俱榮倚注之恩。並受安危之寄。豈期王室如燬。大事莫追。橫流泛濫於八方。表虜凌夷於九廟。此際與皇帝同分茅土。共統邦家。扶危

者力既不宣。握兵者計無所出。某忝列同盟之分。幸居平蜀之功。所宜治兵甲以固封疆。聚征賦以修進貢。望星使而經年不至。指雲鄉而就日無期。遠聞皇帝。應天順人。開基立極。拯生靈於塗炭。示恩信於豚魚。東南之王氣咸歸。河洛之殊祥畢至。四門盡闢。百度唯貞。■無競於興邦。止施仁而濟衆。以此內量分限。不在經綸。七十州自可指揮。八千里半因開拓。遂至萬民叶議。八國言朝。爰徵史冊之文。亦有變通之說。且東漢亂離之後。三國齊興。西周微弱之時。六雄競起。俱非恃強逼禪。皆以行道濟時。雍容於揖讓之前。輕重於英雄之內。況西蜀開山立國。燒棧爲謀。稱

雄雖處於一隅。避狄曾安於二帝。鼎峙之規模尚在。山呼之氣象猶存。永言梁蜀之懽。合認弟兄之國。今蒙皇帝遠尋舊好。專降嘉音。俱無間諜之嫌。再敘始終之約。疑慮則春冰共泮。開通則東海可歸。光榮遽被於子孫。暢遂咸敷於朝野。今則盡燹勞而己。用儉勤以師資。嘗瞻偃草之風。以繼用天之道。又蒙厚加賜貺。別降珍竒。十驥連鑣。六龍並駑。稱德曾參於萬乘。呈才皆過於千金。載觀戀主之心。益勵懷恩之志。寶帶輟異方之貢。名香加遠國之珍。竒鋒利過於雪霜。雅器價齊於金玉。入用多慙於未識。捧持方喜於初觀。望恩而一日三秋。仰德而跬步千里。自此榮

遵天路。繼道星槎。緘章不俟於飛鳶。裂帛豈勞於繫鴈。欣榮慰喜。併集此時。敬以專使盧卿等回。畧陳所志。幸望開覽。謹白。

致夢英和尚書

宋郭忠恕

汾陽郭忠恕致書荅英公大師。紫塞雲高。皇朝路遠。每捧報瑤之翰。如窺連壁之姿。忠恕自落朝班。累承詔命。已得林泉之味。堅辭名利之場。鶴髮半生。猿心久死。與師金蘭敦義。香火修因。飛杯容許於醉狂。結社不嫌於心亂。共得陽冰筆法。同傳史籀書蹤。常痛屋壁遺文。汲塚舊簡。年代浸遠。謬誤茲多。賴與吾師同心正古。近覽真翰。轉見工夫。藏勢遏鋒。方上圓下。

可以萬古教人也。晉宋而下，通篆籀者寡，唯碑碣印記時用數字。傳授者未克研精，何妨檢討。盜聽者恥於好問，加之穿鑿。齋中序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弊，行書狂而草書聖。自隸已下，吾不欲觀之矣。見寄偏旁五百三十九字。按說文字源，唯有五百四十部。了字合收在子部。今日錄妄有更改之。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點檢偏旁少晶忒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於後進者。小說見宜焚之。聊以親書達心。俟以萬劫發願。何人知之。英公知之。不宣。遷客郭忠恕書達英公大師座前。十二月二十五日。

檄

檄李勢為庾翼作

晉庾闡

告巴蜀士民。夫昏明代運，否終則泰。賢哲觀機，以知變。不肖滅亡，以取禍。昔者皇運中消，乾綱暫弛，曜勒窮凶，肆暴神州。李流啓逆，竊逼岷川。案流舊誤作劉今改正李流在載晉書翼以不才，任符分陝，未能仰宣皇恩，招攜以禮。而使三巴之民，制為犬羊之羣。元元之命，懸於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永歎，疾疚如首者也。凡百黎民，秋毫不犯。檄到，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永作鑒誠。信誓之明，有如皎日。

喻虜檄文

梁裴子野

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三才司牧黔首蠲其
苛慝除其患難肇自遂古以迄皇王經世字民咸由
此作朕撥亂反正君臨億兆休牛放馬載戢干戈思
與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昔者晉失其序天篤降
喪而四夷交侵小雅盡缺宋之初載實有武功秦晉
之墟頻梟僭偽末葉陵遲遂亡淮濟曠日長久莫能
克復朕爰初創業思閑寧靜保大定功未遑遠畧而
狡虜遊魂不式王命朕謂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矜此
塗炭用寢兵革今戎醜數亡自相吞噬重以亢旱彌
年穀價騰踊丁壯死於軍旅婦女疲於轉輸虐政慘
刑曾無懲改四方同集九服齊契譬猶翻東海以注

熒爝倒崑崙以壓螻蟻其身糜爛豈假多力爾二周
故老六輔大姓蒙恥俛首有自來矣濯身明目今也
其時昔由余入秦禮以卿佐日殫降漢華貂七葉苟
有其才豈無大位

案以梁書本傳考之在普通七年

七

七激

漢傳毅

徒華公子託病幽處游心於元妙清思乎黃老於是
元通子聞而往屬曰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以
舒志必將銘勒功勳懸著隆文今公子削迹藏體當
年陸沈變度易趣違拂雅心狹六經之指守偏塞之
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爲公子論天

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情心之性理。綜道德之
彌奧。豈欲聞之乎。公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元)通
子曰。洪梧幽生。生於遐荒。陽春後榮。涉秋先彫。晨飈
飛礫。孫禽相求。積雪泚泚。中夏不流。於是乃使夫遊
宦。失勢窮擯之士。泳溺水。越炎火。窮林薄。歷隱深。三
秋乃獲。斷之高岑。梓匠摹度。擬以斧斤。然後背洞壑。
臨絕谿。聽迅波。望層崖。太師奏操。榮期清歌。歌曰。陟
景山兮採芳苓。哀不慘傷。樂不流聲。彈羽躍水。叩角
奮榮。沈微(元)穆感物寤靈。此亦天下之妙音也。子能
強起而聽之乎。(元)通子曰。單極滋味。嘉旨之膳。芻豢
常珍。庶饑異饌。涿養之魚。膾其鯉魴。分毫之割。纖如

髮芒散如絕穀積如委紅殊芳異味厥和不同既食日晏乃進夫雍州之梨出於麗陰下生芷隰上託桂林甘露潤其葉醴泉漸其根脆不抗齒在口流液握之摧沮批之離坼可以解煩悁悅心意子能起而食之乎元通子曰驥騮之乘龍驤超摠騰虛鳥踊莫能執御於是乃使王良理轡操以術數踐路促節機登颺驅前不可先後不可追踰埃絕影倏忽若飛日不轉曜窮遠旋歸此蓋天下之駿馬子能強起而乘之乎元通子曰三時既逝季冬暮歲元冥終統庶卉零悴王在靈囿講戎簡旅於是駟驥騮乘輕軒麾旌旗鳴八鸞陳衆車於廣隰散列騎乎平原屬罟網以彌

野連尉羅以營山部曲周匝風動雲旋合圍促陣禽
獸駭殫什不暇起窮不及旋擊不待刃骨解肉離摧
牙碎首分其文皮流血丹野羽毛翳日於是下蘭臯
臨流泉觀通谷望景山酌旨酒割芳鮮此天下之至
娛也子能強起而觀之乎元通子曰堂館侈飾洞房
華屋楹桷雕藻文以朱綠層臺百仞臨望博見俯視
雲霧騁目窮觀園藪平夷沼池漫衍禽獸羣交芳草
萋萋於是賓友所歡近覽從容詹公沈餌蒲且飛工
輪不虛出矢不徒降投鉤必獲控弦加雙俯盡深潛
仰殫輕翼日移怠倦然後讌息列觴酌醴妖靡侍側
被華文曳綾縠弭隨珠佩琚玉紅顏呈素蛾眉不畫

唇不施朱。髮不加澤。升龍舟。浮華池。紆帷翳而永望。
鏡形影於^(元)流。徧滔滔以南北。似漢女之神遊。笑比
目之雙躍。樂偏禽之匹嬉。此亦天下之歡也。子能强
起而與之遊乎。^(元)通子曰。漢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
協暢。萬機穆清。於是羣俊學士。雲集辟雍。含詠聖術。
文質發矇。達犧農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墳。遵孔氏之
憲則。投顏閔之高迹。推義窮類。靡不博觀。光潤嘉美。
世宗其言。公子瞿然而興。曰。至乎。主得聖道。天基允
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沈溺。久蔽不悟。請誦斯
語。仰子法度。

對

高唐對

周宋 玉

楚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將使宋玉賦高唐之事。望朝雲之館。上有雲氣。崒乎直上。忽而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宋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昔者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曖乎若雲。煥乎若星。將行未至。如浮如停。詳而視之。西施之形。王悅而問焉。曰。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巫山之臺。精魂依草。實爲葍芝。媚而服焉。則與夢期。所爲巫山之女。高唐之姬。聞君遊於高唐。願薦枕席。王因而幸之。

出襄陽耆舊記與文選高唐賦文有不同故載之

五行對

漢董仲舒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旣得聞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

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悅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悅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

曰行思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按古文苑載董子諸對獨遺此篇故

爲補錄

磨石對

魏劉楨

文帝嘗請同好爲主人使甄夫人出拜坐者皆伏楨獨平視如故武帝使人觀之大怒命收之主者案楨大不恭應死減一等輸作部使磨石武帝嘗輦至上方觀作者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對曰

石出自荆山元巖之下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彫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茲自然顧理枉屈紆繞獨不得申。出文士傳

續古文苑卷第八

續古文苑卷第九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論

驃騎論功論

漢 吾丘壽王

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

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

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閒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爲至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沱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

王楙野客

叢書引此論
文多刪節

銘論

漢蔡邕

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

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黃帝
有巾几之法孔甲有槃杆之誠殷湯有甘誓之勒竈
鈕咸鼎有不顯之銘武王踐祚咨於太師作席机楹
杖雜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書背銘之以慎言
亦所以勸進人主勗於令德者也昔召公作誥先王
賜朕鼎出於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於齊其
功銘於昆吾之冶獲寶鼎於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
誠百辟之功周禮司勳凡有大功者銘之大常所謂
諸侯言時計功者也宋大夫正考父三命茲益恭而
莫侮其國衛孔悝之祖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
國賴之皆銘於鼎晉魏顛獲秦杜回於輔氏銘功於

景鍾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鍾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近世以來，咸銘之於碑，德非此族，不在銘典。此文宋人所輯，蔡中郎集闕載，故錄之。昔

召公已下十六字，德非已下八字，據文選刻漏銘注引補。

辯道論

魏曹植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爲辰尾宿，歲星降下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爲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下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

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揄喻之未是也何者案此處有脫文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竒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外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有罪繫獄佯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逝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

應彼仲君乃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

大怪乎

辨正上見論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

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郝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

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

者誠恐斯人之徒挾姦宄以欺衆行妖隱以惑民故

聚而禁之也

此六字依辨正論補

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

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羨飛龍哉自

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調笑不信之矣然始

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

島難得而遊六紱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

非常之語余嘗試郝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

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含其一以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

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
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
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爲徐市欒大之
徒也此自世有方士至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

等僞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黨獠
援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乎夫雉入海爲蛤鷺
入海爲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
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龜鼈爲羣豈復自識翔林薄
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爲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
者何貴於變化耶已上見辨正論牛哀以下廿一
字陳子良注引有之今據補夫
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

闕庭焜燿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
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常娥不若椒房之麗
也。雲衣雨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輿
之盛也。瓊蕊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爲匹夫所
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
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
無一驗。或歿於沙丘。或崩於五柞。臨時此十二字依辨正論補
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一笑矣。若夫元
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
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
色也。自夫帝者位殊萬國至此見曹植集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

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天之其斯之

謂矣

已上見辨正論又廣宏明集所載取諸法琳皆刪節不完今合三國志注及宋人所輯本集訂

定又陳子良注引陳思王釋疑論云云皆非此篇文今不
朴子內篇引陳思王釋疑論云云皆非此篇文今不
入取

刑禮論

魏丁儀

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爲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爲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爲德秋以殺戮爲功禮以教訓爲美刑以威嚴爲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爲歲也先教而後罰君之爲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太古之世民故質樸質樸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之君子或結繩以治

或象刑惟明。夏后肉辟。民轉姦詐。刑彌滋繁。禮亦如之。由斯言之。古之刑省。禮亦宜畧。今所論辨。雖出傳記之前。夫流東源。不得西景。正形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後世禮刑俱失於前。先後之宜。故自有常。今夫先刑者。用其末也。由禮禁未然之前。謂難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按如所云。禮嫂叔不親之屬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豈此也哉。古者民少而獸多。未有所爭。民無患。則無所思。故未有君焉。後民禍多。強暴弱。於是有賢人焉。平其多少。均其有無。推逸取勞。以身先之。民獲其利。歸而樂之。樂之得爲君焉。夫刑之記君也。精具筋力。民畏其強。而不敢校。得爲君也。恐上

古未具刑罪之品。設逋亡之法。懼彼爲我。而以勇力
侵暴於己。能與則校。不能歸奉之明矣。直上古之時
賊耳。非所謂君也。上古雖質。宜所以爲君。會當先別
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食物。此先以禮也。夫婦定而
後禁淫焉。萬物正而後止竊焉。此後刑也。

周成漢昭論

魏丁儀

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託於冢宰。流言讒興。此其
艱險相似者也。夫以發金滕。然後垂泣。與計日力。便
覺詐書。明之遲速。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
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隗人。謗而不出。周公
賴天變而得入。推此數者。齊本而論末。計重而況輕。

漢昭之優周成甚明者也。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未論二主，余與夫始者。

案魏文陳思皆有此論，魏文與漢昭而陳思不然，正禮此篇蓋應教之作也。

韓白論

魏何晏

此兩將者，殆蚩尤之敵對，開闢所希有也。何者？勝或曰白起功多，前史以爲出奇無窮，欲窺蒼海。白起爲勝，若夫韓信斷幡以覆軍，拔旗以流血，其以取勝，非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又奇者哉。白起破趙軍，詐奔而斷其糧道，取勝之術，皆此類也。所謂可奇於不奇之間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哉。

自然好學論

魏張遼叔

夫喜怒哀樂愛惡欲懼人之有也得意則喜見犯則怒乖離則哀聽和則樂生育則愛違好則惡飢則欲食逼則欲懼凡此八者不教而能若論所云即自然也腥臊未化飲血茹毛以充其虛食之始也茹之火齊糝以蘭橘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蕢桴土鼓撫腹而吟足之蹈之以娛其喜樂之質也加之管絃雜以羽毛雖所未聽察之必樂當其心也民生也直聚而勿教肆心觸意八情必發喜必欲與怒必欲罰無爪牙以奮其威無爵賞以稱其惠愛無以奉惡不能去有言之曰苴竹管蒯所以表哀溝池嶮岨所以寬懼弦木剡金所以解憤豐財殖貨所以施與苟

有肺腸誰不忻然貌悅心釋哉尚何假於食膽蜚而嗜菖蒲菹也且晝坐夜寢明作闇息天道之常人所服習在於幽室之中覩烝燭之光雖不教告亦皎然喜於所見也不以向有白日與比朱門旦則復曉不揭此明而減其歡也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也故以爲雖事以未來而情以本應即使六藝紛華名利雜詭計而後學亦無損於有自然之好也

宅無吉凶攝生論

魏無名氏

夫善求壽强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其至可防也禍起於此爲防於彼則禍無自瘳矣世有安宅

葬埋陰陽度數刑德之忌。是何所生乎。不見性命。不知禍福也。不見故妄求。不知故干幸。是以善執生者。見性命之所宜。知禍福之所來。故求之實而防之信。夫多飲而走。則爲澹支。數行而風。則爲癢毒。久居於濕。則要疾偏苦。好內不怠。則昏喪文房。若此之類。災之所以來。壽之所以去也。而掘基築宅。費日苦身。以求之疾。生於形。而治加於土木。是疾無瘳矣。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者。匪避誹謗。而爲義然也。蓋知回匪所求福也。故壽強。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於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嘗有不知蠶者。出口動手。皆爲忌崇。不得蠶絲。

滋甚爲忌崇滋多猶自以犯之也有教之知蠶者其
顛於桑火寒暑燥濕也於是百忌自息而利十倍何
者先不知所以然故忌崇之情繁後知所以然故求
之之術正故忌崇生於不知使知性猶知蠶則忌崇
無所立矣多食不消含黃丸而筮祝譴崇或從乞胡
求福者凡人皆所笑之何者以智能達其無禍也故
忌崇舉生於不知由知者言之皆乞胡也設爲三公
之宅而令愚民居之必不爲三公可知也夫壽天之
不可求甚於貴賤然則擇百年之宮而望殤子之壽
孤逆魁岡以速彭祖之夭必不幾矣或曰愚民必不
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是性命自然不可求

矣。有賊方至，不疾逃，獨安須臾，遂爲所虜。然則避禍趣福，無過緣理。避賊之理，莫如速逃。則斯善矣。養生之道，莫如先知。則爲盡矣。夫避賊宜速，章章然。故中人不難覩，避禍之理冥冥然。故明者不易見。其於理動不可要求，一也。孔子有疾，醫曰：子居處適也。飲食樂也。有疾天也。醫焉能事。是以知命不憂。原始反終，遂知死生之說。夫時日譴崇，古之盛王無之。而季王之所好聽也。制壽宮而得夭短，求百男而無立嗣，必占不啓之陵，而陵不宿草。何者？高臺深宮，以隔寒暑。靡色厚味，以毒其精。亡之於實，而求之於虛。故性命不遂也。或曰：所問之師不工，則天下無工師矣。夫一

棲之雞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豈居異哉。故命有制也。知命者則不滯於俗矣。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彭祖七百。殤子之夭。是皆性命也。若相宅質居。自東徂西。而得反此。是滅性命之宜。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立高丘而觀居民。則知曰東西非禍福矣。若乃忘地道之爽塏。而立制於帷墻。則所見滋褊。從達者觀之。則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天地易簡。而懼以細苛。是更所以爲逆也。是以君子奉天明而事地。察世之工師。占成居則驗。使造新則無徵。世人多其占舊。因求其造新。是見舟之行於水。而欲推之於陸。是不明數也。

夫舊斷之理猶卜筮也。夫鑿龜數筮可以知吉凶。然不能爲吉凶。何者。吉凶可知而不可爲也。夫先筮吉。卦而後名之。無福猶先築利宅而後居之。無報也。占舊居以譴崇則可。安新居以求福則不可。則猶卜筮之說耳。俗有裁衣種穀皆擇日。衣者傷寒。種者失澤。凡火流寒至則授衣。時雨旣降則當下種。賊方至則當疾走。今舍實趣虛。故三患隨至。凡以忌崇治家者。求福而其極皆貧。故有知星宿衣不覆之諺。古言無虛不可不察也。

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魏無名氏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孝經曰。爲之宗廟以

鬼享之。其立本有如此者。子貢稱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仲由問神。而夫子不荅。其抑末有如彼者。是何也。茲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人謀鬼謀。以成天下之亶亶也。是以墨翟著明鬼之篇。董無心設難墨之說。二賢之言。俱不免於殊途。而兩惑。是何也。夫甚有之。則愚甚無之。則誕。故二子者。皆偏辭也。子之言神。將爲彼耶。唯吾亦不敢明也。夫私神立。則公神廢。邪忌設。則正忌喪。宅墓占。則家道苦。背向繁。則妖心興。子之言神。其爲此乎。則唯吾之所疾爭也。苟大獲其類。不患微細。是以見餅冰而知天下之寒。察旋機而得日月之動。足下細蠶種之說。因忽而不察。是噎溺未

知所在亦莫辨有舟稼也夫命者所稟之分也信順者成命之理也故曰君子修身以俟命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何者是天遂之實也猶食非命而命必胥食故然矣若吾論曰居怠行逆不能令彭祖夭則足下舉信順之難是也論之所說信順既修則宅葬無實故譬之壽宮無益殤子耳足下不云殤子以宅延彭祖亦以宅壽壽天之說使之灼然若信順之遂期怠逆之天性而徒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夫多食傷性良藥已病相之所一也誣彼實此非所以相證也夫壽夭不可求之宅而得之和故論有不知之■足下忽於意而責於文抑不本

矣。難曰：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今論命者，當辨有無，無疑衆寡也。苟一人有命，千萬皆一也。若使此不係命，將係宅耶？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長平之卒，居何同凶，亦復吾之所疑也。難曰：事之在外，而能爲害者，不以數盡。單豹恃內而有虎，按足下之言，是豹忘所宜懼，與懼所宜忘，故張毅修表，亦有內熱之禍，雖內外不同，鈞其非和，一曙失之，終身弗復，是亦虎隨其後矣。夫謹於邪者，慢於正，詳於宅者，畧於和，走以爲先，亦非齊於所稱也。今足下廣之，望之久矣。元亨利貞，卜之吉繇，隆準龍顏，公侯之相者，以其數所遇而形自然，不可爲也。使準顏可假，則

無相繇吉可爲則無卜矣。今設爲吉宅而幸福報。譬之無以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是以子陽鏤掌。巨君運魁。咸無益於敗亡。故吾以無故而居者可占。何惑象數之理也。設吉而後居者不可。則何假爲之說也。然則非宅制人。人實徵宅耶。其無宅也。似未思其本耳。獵夫從林。其所遇者。或禽或虎。遇禽所吉。遇虎所凶。而虎也善卜。可以知之耳。是故知吉凶非爲吉凶也。故其稱曰無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不曰遂爲來物矣。然亦卜之。蓋盡理所以成相命者也。至乎卜世與年。則無益於周錄矣。若地之吉凶。有虎禽之類。然此地苟惡。則當所往皆凶。不得以西東有異背向不同。

宮姓無害。商則爲災。福德則吉。至刑禍則凶來也。故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古之營居。宗廟爲先。廡庫次之。居室爲後。緣人理以從事。以此議之。即知無太歲刑德也。若修古無違。亦宜吾論。如無所不知。誰從難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猶夫良農。旣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此言當哉。誠三者能修。則農事畢矣。若或盡以邪用。求之於虛。則宋人所謂。予助苗長。敗農之道也。今以冢宅喻此。宜何比耶。爲樹藝乎。爲耘耔也。若三者有比。則請事後說。若其無徵。則愈見其誣矣。今卜相有徵。如彼冢宅。無驗如此。非所以相半也。按書。周公有請命之事。仲尼非

子路之禱。今鈞聖而鈞疾。何是非不同也。故知臣子之心。盡斯心而已。所謂禮爲情貌者。故於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足下圖宅將爲禮也。其爲實也。爲禮則事異於古。爲實則未聞顯理。如是未得吾所以爲遺。而足下失所願矣。至於時日。先王所以誠不怠而勸從事耳。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時名雖同。其用適反。以三賢校君。愈見其合。未知所異也。難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此較通世之常滯也。然智所不知。不可以妄求。智所能知。惡其以學哉。故古之君子。修身擇術。成性存存。自盡焉而已矣。今據足下所言。在所知耶。則可辨也。所不知耶。則

妄求也。二者宜有一於此矣。夫小知不及大知，故乃反於有無爲有者，亦螻蛄矣。子尤吾之驗於所齊，吾亦懼子遊非其域，儻有忘歸之累也。

論嫁娶時月

晉束皙

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貶褒，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故春狩於郎，書時禮也；夏城中丘，書不時也。此人閒小事，猶書得時失時，況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譏得時失時不善者耶？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

於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於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巳過仲春伯姬歸於杞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譏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時候也又按桃夭篇序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謂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蕢其實之子于歸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標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嚶嚶未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詠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一切相配合之時

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萬民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爲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設，不以日月爲斷。何獨嫁娶當繫以時月乎？王肅云：婚姻始於季秋，止於仲春，不言春不可以嫁也。而馬昭多引春秋之證，以爲反詩於難錯矣。兩家俱失，義皆不通。通年聽婚，蓋古之制也。

論天

晉劉智

凡含天地之氣而生者，人其最貴，而有靈智者也。是以動作云爲，皆應天地之象。古先聖王，觀靈曜，造算

數準辰極。制渾儀。原性理。考徵祥。贊其幽義。而作曆術焉。渾儀象天之圓體。以含地方。輪轉周匝。在二端中。其可見者。極星是也。謂之行極。在南者在地下不見。故古人不名。陰陽對合。爲羣生父母。精象在下。五星具於上。共成天地之功也。則日月爲政。五星爲緯。天以七紀。七曜是也。行極不過爲衆星之君。命政指授。以斗建時。斗有七星。與曜同精。而布節氣於下者也。晦朔分於東西。消息辨於南北。取以定四方。天地配合。方氣有常。天以七紀。方修其政。故方有七宿。二十八星是也。於是天有常度。日月成象。衆星有宮分。方物有體類。在朝象官。在野象物。在人象事。理自然。

也。衆星定位。七曜錯行。盈縮有期。節故^曆數立焉。日。太陽也。施溫萬物。生施光。則陰以明。衆所稟爲倡先者也。君尊之象也。月。太陰也。稟照於陽。虧盈隨時。有所稟受。臣卑之道也。五星象五常。託四時。成五事。舊說。日譬猶火也。月譬猶水也。火則施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當日則明光盈。近日則明滅。然則月之清象在前矣。又曰。當其衝。月食者。陰性毀損。不受光也。君臣不等。強日月不等。明陰在於上。不自抑損。陽必侵之。望在交度。其應必食。故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道。勢然也。侵甚則旣。臣之象也。日尊君象也。月卑臣象也。晦朔之會。交則同道。同道則形相蔽。天道

前爲尊。臣由臣道。雖度相值。月不掩日。卑下尊也。不
由臣道。月掩日體。卑凌尊也。是故太平之時。交而不
食。尊卑道順。或問曰。舊說云。占經脫曰。舊說三字。今依太平御覽二引。劉智
補顓頊造渾儀。隋書經此下衍以其說云四字。依黃
帝爲蓋天。蓋天以天象筮。極在其中。日月以遠近爲
晦明。渾儀以天裏地。地載於氣。天以迴轉。而日月出
入以爲晦明。二說誰其得之。劉智曰。蓋天之論。謬矣。
以春秋二分。日出卯入酉。若天象車。蓋極在其中。日
月星辰。迴遠則藏。二分之時。當晝短夜長。今以漏刻
數之。則晝夜分等。以日出入効之。則出卯入酉。此蓋
天之說。不通之驗也。然此二器。皆古之所制。但傳說

義者失其用耳。昔者聖王治歷明時，作圓蓋以圖列宿。極在於中，回之以見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回右行，故圓規之，以爲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也，則以青爲道。於夏也，則以赤爲道。於秋也，則以白爲道。於冬也，則以黑爲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爲道。蓋圖已定，仰觀雖明，而案自分三百六十五度至此九十補未可正昏明，分晝夜，故作渾儀以象天體，亦以極爲中。而朱規爲赤遊，周環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考日所行，冬夏去極遠近不同，故復畫爲黃道。夏至去極近，冬至去極遠，二分之際，交於赤道。二道有表裏，以

定宿度之進退爲術乃密。至漢順帝時南陽張衡考定進退靈帝時太山劉洪步月遲疾自此之後天驗愈詳。自司馬遷劉向劉歆楊雄賈逵張衡蔡氏劉洪鄭元此九君者不但於算步皆博索沈綜才思宏遠而不合論渾蓋之用。明定日行四時之道雖或精考雅有所得亦或出必失其本旨人之不同處意各異道之難盡致於斯矣。或問曰古歷論月食或云陰損則不受明或云闇虛所在值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子不從何也。劉智曰言闇虛者以爲當日之衝地體之蔭日光不至謂之闇虛凡光之所照光體小於所蔽則大於本質今日以千里之徑而地體蔽之則

闇虛之蔭將過半天星亡月毀豈但交會之間而已哉。由此言之。陰不受明。近得之矣。又問曰。若如所論。必有大蔭。月在日衝。何由有明。劉智曰。夫陰含陽而明。不待陽光。明照之也。陰陽相應。清者受光。寒者受溫。無門而通。雖遠相應。是故觸石而流出者。水氣之通也。相嚮而相反。無遠不至。無隔能塞者。至清之質。承陽之光。以天之圓。面向相背。側立不同。光魄之理也。陰陽相承。彼隆此衰。是故日月有爭明。日微則晝月見。若但以形光相照。無相引受之氣。則當陽隆。乃陰明。隆陽衰。則陰明衰。二者之異。無由生矣。案隋書經籍志

正引歷四卷晉太常劉智撰以御覽

所引一條證之此論當出彼也

許巢論

晉石崇

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巢父。距堯之讓。逍遙頤神。寶己遺世。司馬遷以假託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爲然。余荅之曰。是何言歟。蓋聞聖人在位。則羣材必舉。官才任能。輕重允宜。大任已備。則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久而令處過材之位。然則稷播嘉穀。契敷五教。臯陶夔龍。各已授職。其聯屬之官。必得其材。則必不重載兼置。斯可知也。巢許則元凱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廉讓。以厲俗。崇無爲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莫能名。將何疑焉。

言

案此下舊衍不字今刪

盡意論

晉歐陽建

有雷同君子問於達衆先生曰。世之論者以爲言不盡意。由來尚矣。至乎通才達識。咸以爲然。若夫蔣公之論眸子。鍾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爲談證。而先生以爲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聖人不言而鑒識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於物。無施者也。言之於理。無爲者也。而古今務於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辯。言不暢。心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

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辯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爲二。苟其不二。則無不盡。吾故以爲盡矣。

著龜論

晉庾闡

夫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有數而後吉凶存焉。著者。尋數之主。非神明之所存。龜者。啓兆之質。非靈照之所生。何以明之。夫求物於閭室。夜鑿者得之。無夜鑿之朗。又以火得之。得之功同也。致功之迹異也。不可見目。因火鑿。便謂火爲目。神憑著通。又謂著爲神也。由此言之。神明之道。則大賢之閭室。著曰龜之

用豈非顏子之龍燭耶。著龜之運亦所以感興卦兆。求通逆數。又非爻象之體。擬議之極者也。安得超登仙而含靈獨備哉。且殊方之上。或責象草木。或取類瓦石。而吉凶之應。不異著龜。此爲神道之主。自有妙會。不由形器。尋理之器。或因他方。不繫著龜。然經有天生神物。下載圓神之說。言者所由也。直稱神之美。以及其迹。亦猶筌雖得魚。筌非魚也。蹄雖得兔。蹄非兔也。是以象以求妙。妙得則象忘。著以求神。神窮則著廢。

安天論

晉虞喜

太史令陳季冑

案隋天文志云吳太史令陳苗也

以先賢制木爲儀

名曰渾天。中闕言天體者三家。渾蓋之說具存。而宣夜之法絕滅。有意續之而未遑也。近見姚元道造昕天論。又覩族祖河間相立穹天論。鄙意多嫌。喜以爲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渾蓋之家。依易立說云。天運無窮。或謂渾然包地。或謂渾然而蓋天。愚謂若必天裹地。似卵含黃。則地是天中一物。聖人何別爲名而配天乎。古之遺語。日月行於飛谷。謂在地中也。不聞列星復流於地。又飛谷一道。何以容此。

且谷有水體。日爲火精。冰炭不共器。得毋傷日之明乎。此蓋天所以爲臣難也。或難曰。周禮有方圓之丘祭天地。則知乾坤有方圓體也。荅曰。郊祭大報天而主日配月。月形圓。圓丘似之。非天體也。祭方者別之於天尊卑異位。何足怪哉。周髀之術。多是蓋天。蓋天雖與渾異。而星辰有常數。今陳氏見髀上冠周。因言周渾。周髀宣夜。或人姓名。猶星家有甘石也。蓋天之體轉四方。地卑不動。天周其上。故云周髀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云宣夜。但無師說。不知其術如何。太平御覽二自天高窮於無窮至萬品之有行藏也。參用晉隋二書天文志夜幽也。及但無師說二句參用書正義

附四家論天

蓋天

天員如張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輝。故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

也。冬天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出猶陰不見，故冬日短也。晉天文志引周髀家隋志同。

宣夜

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往，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沒也。已上隋志同。攝提填星。御覽二引此四字作七曜。字二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

所繫著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

晉書天文志云：宣夜

之書亡。唯漢秘書郎郝萌記先師相傳宣夜說云：云與太平御覽引抱朴子畧同。蓋晉書取於葛稚也。

吳姚信昕天論

隋經籍志梁有昕天論一卷

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若使天裹地如卵含雞。地何所倚立而自安固。若有四維柱石。則天之運轉。將以相害。使無四維。因水勢以浮。則非立性也。若天經地行於水中。則日月星辰之行。將不得其性。是以兩地之說。下地則上地之根也。天行乎兩地之間矣。人爲靈蟲形。最似天。今地形立於下。天象運乎上。譬如人顛前多臨。而項不能覆背。近取

諸身故知天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也嘗覽漢書云冬至日在牽牛去極遠夏至日在東井去極近冬至極低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天運近北故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高時日所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極之低時日所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然則天行寒依於渾夏依於蓋也太平御覽二天北高南下

蟲

二語

參用

晉書

天文志

嘗覽

漢書

天文志

天

晉虞聳

引太平御覽

作曷

穹天論

天形穹隆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

御覽二作如笠

而冒地

浮於元氣之上。譬如覆奩。

乾象通鑑作漚

以抑水

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天北下於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爲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繞極。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爲長短也。

晉隋二書天文志

書論

晉王羲之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若乎銀鈎。昔秦丞相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尚

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闇其理者多。近代以來。多不師古。緣情棄道。纔記姓名。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力。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矣。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爲模範。庶將來君子。時復覽焉。

要先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月九月收之。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要強者。硯取煎涸新石。潤澀相兼。又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角膠。十年已上。強如石者。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然後靜神慮思。揮襟作之。先學執筆。若真書。去頭二寸。

一分一寸二分若行草書去頭三寸一分一寸二分執之

下墨點畫芟波屈曲真草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

若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

凡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

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若作橫畫必須隱隱

然可畏若作蹙鋒如長風忽起蓬勃一家若飄散離

合如雲中別鶴遙遙然若作引戈如百鈞弩發若作

抽針如萬歲枯藤若作屈曲如武人勁弩筋節若作

波如崩浪雷奔若作鉤如山將岌岌然一云一里陣雲隱隱

然如高峯墜石磕磕然陸斷犀象百鈞弩發一萬歲枯藤崩浪雷奔勁弩筋節

夫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

急者若執近而能豎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
執筆遠而急心前筆後者勝又有十一種結構員滿
如篆法飄颺灑落如章草兇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
入如飛白耿介峙立如鶴頭鬱跋縱橫如古隸盡心
存委曲每爲字各一象其形斯道妙矣書道畢矣永
和四年於上虞製記此二段朱長文云舊傳右軍所
作後見張彥遠要畧以爲衛夫
人之辭故錄之下又有論二段朱長
文云後之學者所述也故不並錄

周泰伯三讓論

晉孫盛

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
得而稱焉鄭元以爲託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
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蔽隱而不著王

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元既失之而肅亦未爲暢也元之所云三跡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跡苟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迹已露不奔喪故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亶父受命於昌泰伯元覽棄周天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允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爲己後是其深思遠防令周嫡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介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直常讓若臧札之

倫者也。

老聃非大賢論

案賢舊誤
聖今改

晉孫盛

頃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元微。考大賢之靈術。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辨。殆可髣髴。夫大聖乘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兕之吻。顏孔俱否。逍遙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契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與爾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預籠吉凶。

是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羣方。終保元吉。窮通
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待而亨。欽冥而不能
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爲優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
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元
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
棲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
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愛剛。瀆所常
習。愒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辭。不復尋
因應之適。覩矯誑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按老子
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斲駢拇。齧指之喻。其詭
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

何常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尋斯旨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已。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己形迹之處所耳。迹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摺

紳幸祛其弊。盛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爲欲著訓。戎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衽非元化之所。孤遊非嘉遯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壽張避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天心於戎貊。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神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爲不達。虛勝之道者。或以爲矯時。流遁者。余以爲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爲得也。道之爲物。唯恍與惚。因應無方。唯變所適。值澄渟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

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曰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爲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釋疑論

晉戴逵

安處子問於元明先生曰。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達之格言。萬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惡顯於事業。獲罪乎幽冥。然聖人爲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

承亦當百世俱闇。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修行。復可益哉。又有束修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羅備嬰。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榮貴。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在乎。夫五情六欲。人心所常有。斧藻防閒。外事之至苦。苟人鬼無尤於趣舍。何不順其所甘。而強其苦哉。請釋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史遷有言。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荀悅亦云。飾變詐而爲姦詭者。自足乎一世之閒。守道順理者。不免飢寒之患。二生疑之於前。而未能辨。吾子惑之於後。不亦宜乎。請試言之。夫人資二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性有修短之期。故有彭殤之

殊氣有精粗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育。瞽叟下愚。誕生有舜。顏回大賢。早夭絕嗣。商臣極惡。令允克昌。夷叔至仁。餓死窮山。盜跖肆虐。富樂自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張湯酷吏。七世珥貂。凡此比類。不可稱數。驗之聖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賢愚善惡。修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元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中。豈唯稊米之在太倉。毫末之於馬體哉。而匹夫之細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然之彭殤。易愚聖於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於勸教耳。何以

言之。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欲既開。流宕莫檢。聖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元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鑽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禮樂以開其大矇。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爲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爲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己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哉。何必循教責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庶可豁滯於心府。不祈驗於冥中矣。安處子乃避席。

曰夫理蘊千載念纏一生今聞吾子大道之論足以釋滯疑祛幽結矣僕雖不敏請佩斯言。

渾天論荅難

晉姜 岌

渾天之說天體包裹地在其中七曜躔麗道有常率天體旁倚故日道南高而北下運轉之樞南下而北高二樞爲轂日道爲輪周迴運移終則復始北樞謂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故天北際七十二度常見而不伏南樞謂之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故天南際七十二度常伏而不見或云火陽也故外照金水陰也故內景日爲陽精故外照月爲陰之宗應內景而月復能外照何也對曰月光者日曜之所生是故

外景如日照也。是故瑩金澄水，得日之照，照物亦有景。又曰：月無盈虧，盈虧由人也。日月之形體如圓丸，各徑千里，月體向日，常有光也。月之初生，日曜其西，人處其東，不見其光，故名曰魄。魄三日之後，漸東而南，故明生焉。八日正在南方半之，故見弦也。望則人處日月之間，故見其圓也。假使月初生時，移人在日月之間，東向以視，則月光圓若望也。夏至之日，日入戌，月初生時，則西北近日有光，及出於寅，未盡三日以視月，則東北近日光不盡也。研之於心，驗之於日月體，向日有光而言圓矣。難者又云：日曜星月，明乃生焉。然則月望之日，夜半之時，日在地下，月在地上。

其間隔地。日光何由得照。月闇虛。安得常在。日衝對。曰。日之曜也。不以幽而不至。不以行而不及。赫烈照於四極之中。而光曜煥乎宇宙之內。循天而曜。星月猶火之循炎而升。及其光曜無不周矣。惟衝不照。名曰闇虛。舉日及天體。猶滿面之賁鼓矣。日之光炎在地之上。因礙地不得直照而散。故薄天而照則遠。在地之上。散而直照則近。以斯言之。則日光應曜星月。有何礙哉。易傳曰。日夜食則星亡。無日以曜之故也。難云。地上不得直照而散。故薄天而照遠。驗先望一日。日未入地。而月已出。相去三十餘萬里。日光地上散而直照。不應及月。而使月明光者。何也。對曰。薄天

而照則遠。是言礙地廣難耳。水流濕。火就燥。類相從也。月者星類也。日光直照。雖不及月。今燃一燭在上。一燭在下。滅下燭使煙相當。則上燭之炎循煙而下。燃下燭矣。此類相從也。難者又曰。日夜食則衆星亡。驗月體不大於地。今日在地下。月在地上。地體大尚不能掩日。使不照月。月體小於地。安能掩日。使不照曜星也。對曰。上元之初。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光者。日在上。月次之。星居下。地在宿內。故不掩日。日光循星月而曜之也。月在星宿之外。故掩日光不得照星也。

案晉志云。後秦姚興時。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又著渾天論。此

當即在其渾天論中。

渾天論

梁祖暉

自古論天者多矣。而羣氏紛紜。互相非毀。竊覽同異。稽之典經。仰觀辰極。傍矚四維。覩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見伏。校之以儀象。覈之以晷漏。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輒遺衆說。附渾儀云。考靈曜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以晷景驗之。失於過多。旣不顯求之之術。而虛設其數。蓋誇誕之辭。非聖人之旨也。學者多因其說而未之革。豈不知尋其理歟。抑未能求其數故也。王蕃所考較之前說。不啻減半。雖非揆格所知。而求之以理。誠未能遙趣其實。蓋近密乎。輒因王蕃天高數。以求冬至春分日高。及南戴

日下去地中數。法令表高八尺，與冬至景長一丈三尺，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爲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二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即冬至日高也。以天高乘冬至景長，爲實。實如法，得六萬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即冬至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求春秋分數。法令表高及春秋分景長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因冬至日高實，而以法除之，得六萬七千五百二里有奇。即春秋分日高也。以天高乘春秋分景長，爲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五千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即春秋分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南戴日下，所謂丹穴也。推北極里數法。夜於

地中表南。傅地遙望北辰紐星之末。令與表端參合。以人目去表數。及表高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數爲實。實如法而一。即北極紐星高里數也。天高乘人目去表爲實。實如法。即去北戴極下之數也。北戴斗極爲空桐。日去赤道表裏二十四度。遠寒近暑。而中和二分之一日。去天頂三十六度。日去地中。冬夏春秋辰昏晝夜。皆同度也。而有寒暑者。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遠日下寒。近日下暑。非有遠近也。猶火居上。雖遠而炎。在旁。雖近而微。視日在旁而大。居上而小者。仰矚爲難。平觀爲易也。由視有夷險。非遠近之效也。今懸珠於百仞之上。或置之於百仞。

之前從而觀之則大小殊形先儒弗斯取驗用繁翰
墨夷途頓轡雄辭折辨不亦迂哉今大寒在冬至後
二氣者寒積而不消也大暑在夏至後二氣者暑積
而未歇也寒暑均和乃在春秋分後二氣者寒暑積
而不平也譬之火始入室而未甚溫弗事加薪久而
愈熾既移遷之猶有餘熱也已上載隋書天文志上用之參校月行
有中道有陰道有陽道如姜岌說周髀云日徑千二
百五十里蓋天乖謬已詳前識無足採焉以渾象言
之失於過大矣張衡日月共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
分之一地廣二百三十二分之一按此而論天周分
母圓周率也地廣分母圓徑率也以八約之得周率

九十二徑率二十九其率傷於周多徑少衡之疎也。衡以日月之徑居一度之半。又言八極之維既非考定。日月之徑又不明其理。飾辭華說不足窮數者也。望日月法立於地中以人目屬徑寸之管而望日月。令日月大滿管孔及定管長以管徑乘天高。管長除之。即日月徑也。月陰精也。其形圓其質稟日之光而見其體日光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閒盡觀其質。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旁。故半魄半明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形不見。舊說曰月行九道。斯蓋未究月行之變。而假爲其說。謹按著作郎張東對三道九行曰。按

漢天文志曰有三道月有九行者謂日月行黃道爲得其正或行黃道外或行黃道內內外及正行因名三道故曰房有四表三道日月經房星南門即爲早經房星北門爲水日有三道者但內外差及正行之道也月有九行謂青道二出於黃道東赤道二出於黃道南白道二出於黃道西黑道二出於黃道北故鄭元注月令立春春分日行青道月爲之佐立夏夏至日行赤道月爲之佐立秋秋分日行白道月爲之佐立冬冬至日行黑道月爲之佐故月之九行非爲黃道外別有九道交橫繹絡貫於纏舍但爲日月旣爲動物不能不小有盈縮或行黃道內外又按日月

以立春合宿在營室。即北方之星。色當言黑。春分宿日在奎。奎爲西方之宿。色當言白。而鄭元言立春春分日行青道。蓋以歲起於春。春在於東。東方色青。故起青號。南西及北三方准此。故知日月共有三道。實無九行。但以因八節之差。順四時之色。曲爲立名。故月行言九。直舉其實。故日道稱三。三道九行。其義一也。則云日之三道。躔於二十八宿。月之九行。經於八節宿。以下當有闕文

養生論

後魏高湛

王叔和高平人也。博好經方。洞識攝生之道。嘗謂人曰。食不欲雜。雜則或有所犯。當時或無災患。積久爲

人作疾尋常飲食每令得所多滄令人彭亨短氣或致暴疾夏至秋分少食肥膩餅臠之屬此物與酒食瓜果相妨當時不必即病入秋節變陽消陰長寒氣總至多至暴卒良由涉夏取冷大過飲食不節故也而不達者皆以病至之日便謂是受病之始而不知其所由來者漸矣豈不惑哉。

書法論

唐徐浩

周官內史教國子六書書之源流其來尚矣程邈變隸體邯鄲傳楷法事則樸畧未有能工厥後鍾善正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近古以來蕭永歐虞頗得筆勢褚薛以降自謂不譏矣人

謂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歐得其骨。當矣。夫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骨筋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翱翔於百步。肉豐而力沈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皇矣。歐虞爲鷹隼。陸褚爲翬翟焉。歐陽率更云。蕭書出於章草。頗爲知言。然歐陽飛白。曠古無比。余年在齟齬。便工翰墨。忘寢與食。胼胝筆研。而性不能逾。力不可強。勁而愈拙。勞而無功。區區碑石之間。矻矻几案之上。亦古人所恥。吾豈忘情耶。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殷鑒不遠。何學書爲。必以一時風流。千里面目。斯亦愈博奕。亞於文章矣。發揮聖賢事業。其由斯乎。初學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

不欲踈亦不欲密亦不欲長亦不欲短小展令大大
感令小踈肥令密密瘦令踈斯亦大經矣筆不欲捷
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豎令平峻勿令傾
捷則須安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張伯英臨池
學書池水盡黑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
■號草聖永師拘滯終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
夕所能盡美俗云書無百日工蓋悠悠之談也宜白
首工之豈可百日乎汝曹年未弱冠但當研精覃思
心■目想時復問本驗頤字誤短長可致佳境耳鍾
太傅坐則畫地數步卧則書被穿表裏由是乃爲翰
墨之龜鑑耳

說

渾天象說

吳王蕃

虞書稱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則今渾天儀日月五星是也鄭元說動運爲機持正爲衡皆以玉爲之視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渾儀義和舊器歷代相傳謂之機衡其所由來有原統矣而斯器設在候臺史官禁密學者寡得聞見穿鑿之徒不解機衡之義見有七政之言因以爲北斗七星構造虛文託之讖緯史遷班固猶尚惑之鄭元有瞻雅高遠之才沈靜精妙之思超然獨見改正其說聖人復出不易斯言矣上

見宋書天文志

渾儀以察三光分宿度象以著天體布星辰

按斯二者以考於天蓋詳察矣鈿一上見北堂書幽平

之後周室遂卑天子不能頒朔魯歷不正百有餘年

以建申之月爲建亥而怪蟄蟲不伏也歷紀廢壞道

術侵亂渾天之義傳之者寡末世之儒或不聞見各

以私意爲天作說故有周髀宣夜之論宣夜之學絕

無師法周髀見行於世考驗天狀多所違失依劉洪

乾象歷之法而論渾天曰太平御覽二引有渾天之

而有徵當是開元占經刪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

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

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

五東西南北展轉周規北堂書鈔半覆地上半在地

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以赤儀準之。其見者常百八十二度。有奇。是以察知其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天之中也。北極在正北。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在正南。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衆星皆移。而北極不徙。猶車輪之有輻軸也。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是也。上規去南極。下規去北極。皆一百四十四度。半強。以二規於渾儀爲中規。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

外極遠者。出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入赤道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出辰入申。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行度稍北。故日出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近北。去極最近。故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

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少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度井二十五度南北相較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

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後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增晝刻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十五刻渾天遭周秦之亂師徒斷絕而喪其文唯渾儀尚在候臺

此堂書鈔尚作常

是以不廢故其法可得言

太平御覽二至法作揚摧

至

於纖微委曲闕而不傳

御覽有蔡邕以爲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

周天

里數無聞焉爾而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

天一百七萬一千里至以日景驗之違錯甚多然其

流行布在衆書通儒達士未之考正是以不敢背捐

舊術獨據所見故按其說更課諸數以究其意也古

曆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皆分一百

七萬一千里數爲一度得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

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大強

案宋書天文志及晉書天文志大強二字皆作四百

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開元占經改之也斗下分宋晉志未引大弱二字當亦是占經改也斗下

分爲七百三十三里一十七步五尺一寸八分大弱

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算追而求之故諸家之

歷各有異同漢靈之末四分歷與天違錯時會稽東

部都尉太山劉洪善於推候乃考術官及史自古至

今歷法原其進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驗視其往來度

其終始課較其法不能四分之一減以爲五百八十

九分之一百四十五更造乾象歷以追日月五星之

行比於諸家最爲精密今史官所用則其歷也故所

作渾象諸分度節次及昏明中星皆更以乾象法作

之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以乾象法分之。得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八十步三尺九寸五分弱。斗下分爲七百二十一里二百五十九步四尺五寸二分弱。乾象全度。張古歷零度九步一尺二寸一分弱。斗下分減古歷斗下分十一里五十八步六寸六分弱。其大數俱一百七萬一千里。斗下分減。則全度純數使其然也。又陸績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立徑亦然。此蓋天黃赤道之徑數也。渾天蓋天黃赤道周天度同。故績取以言耳。此言周三徑一也。古少廣術。用率圓周三。中徑一。臣更考之。徑一不翅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以徑率

乘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周率約之。得徑三十三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三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東西南北及立徑皆同。半之得十六萬九千七百里二百一十一步一尺六寸百四十二分分之八十一。地上去天之數也。夫周天徑。目前定物圖。蓋天者。尚不考驗。而乃論天地之外。日月所不照。陰陽所不至。目精所不及。儀衡所不測。皆爲之說。虛誕無徵。是亦鄒子瀛海之類也。臣謹更以晷景考周天里數。按周禮大司徒之職。立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

寸謂之地中。鄭衆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立八尺表，中景適與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鄭元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誠以八尺之表而有尺五寸景，是立八十而旁十五也。南萬五千里而當日下，則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從日斜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天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斜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以句股之法言之，旁萬五千里則句也。立八萬里則股也。從日斜射陽城則徑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

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曜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一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一萬九千四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夫末世之儒。多妄穿鑿。減增河洛。竊作識緯。其言浮虛難悉。據用六官之職。周公所制。

句股之術目前定數晷景之度事有明驗以此推之
近爲詳矣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
以兩遊儀準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隋書天文志引
此下有又赤道見者常百八十二度半強當是占經刪太平
御覽二引是知天體圓如彈丸隋志引此下有南
與隋志同引是知天體圓如彈丸北極相引去一百八
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是知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
兩相去百八十二度是知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
半強也亦可證而陸續造渾象其形如鳥卵然則黃
道應長於赤道矣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
千里然則績亦以天形正圓也而渾象爲鳥卵則爲
自相違背隋志引作而陸續所作渾象形如鳥卵以
相去不得滿二十四度相去不翅百八十二度半強案
當長於赤道又兩極相去不翅百八十二度半強案

績說云天東西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直徑亦然則績意亦以天爲正圓也器與言謬頗爲乖僻當是占經刪月行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其行半出黃道外半入黃道內在內謂之陰道在外謂之陽道其行陰陽道極遠者不過六度黃道無常諸家各異各依其曆節氣所行宿度尚書月令太初三統四分乾象各不同昏明亦異日行蹉跌不遵常軌之所爲也夫三光之行雖有盈縮天地之體常然不變故諸家之曆皆不著渾象爲黃道當各隨其曆而錯之而今臣所施黃道乾象法也審校春秋二分於一先代諸曆差而冬夏二至恒在二分張中蕃按渾象之法地當在天中其勢不便故反觀其形地爲外匡於已解人無異

在內詭狀殊體而合於理可謂竒巧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漢張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臣以古制局小以布星辰相去稠穢不得了察而張衡所作又復過大難可轉移前表聞以三分爲一度事許令臣所作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張古法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減張衡亦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渾象法黃道赤道各廣一度有半故今所作渾象黃赤道各廣四分半相去七寸二分渾儀中筭爲璇機外規爲玉衡案開元占經以爲渾天象說太平御覽北堂書鈔引作渾天說隋書經籍志有渾天象注一卷吳散騎常侍王蕃撰即此宋書天文志晉書天文志所載俱未及占經之備故據而錄之

又摭宋志及北堂書鈔以補於首而
太平御覽隋志亦詳注每條之下

續古文苑卷第九

續古文苑卷第十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記

封禪儀記

漢馬第伯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

案建武三年也

發雒陽宮二月九日

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
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
氏宅賜酒肉十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
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
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
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

方諸侯雒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
案應劭漢官儀此下有馬第伯自云五字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
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
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
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
維距石長丈二廣三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
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
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
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
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
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

峻也石壁窅窳如無道逕

案此下舊衍

望其人端如

行杆兀

案此句訛錯御覽三十九引應劭漢官儀作望人如孟升疑當云望其端行人如二升杆

或以

御覽

爲小

御覽

白石或以爲冰

御覽

補

雪久之

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爲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窅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

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曾拊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煤煤據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

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弊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案通典此下有先字上跪拜。置梨棗錢於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脅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車駕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此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官並見之。二十一日夕牲。時白氣廣一丈。東南極望致濃厚。時天清和無雲。幪

當有二十二日云云晨祭也日高二丈所燔燎燔燎

劉昭引不備說見下案舊無此三字今補百官各以次上郡儲輦三

煙正北升禮畢百官各以次上少用輦輦

者國家御首輦人輓升山至中觀休須臾復上

日中後到須臾羣臣畢就位

虎賁陞戟臺下有案中當騶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

有案中當以金為繩以石為檢南方北方各

二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及壇土色黃青

無此二字今補赤白黑各依其方色

同者昭引記就志故每省稱萬歲音動山谷有青

今無此字氣屬天遙望不見山巔山巔人在氣中不知

也封畢有頃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數百人維持
行相逢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迫小深谿高岸
數百丈步從匍匐邪下近起案舊誤作上起近今改炬火止亦
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謹但謹石見相應和者
腸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百官明日乃訖其中
老者氣劣不能行卧巖石下明日早案此二三日也太醫
令復遵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則
後人所蹈道峻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勞百官以下
露卧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耶泰山
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温和案此下當有脫
文其案舊誤作日上壽賜百官省事事畢發暮宿奉

高三十里明日

案此二十四日也

發至梁甫九十里夕牲

案

當有二十五日云云

考志云二十二日

辛卯柴登封泰山二十五日甲午禪於梁陰以此推之上文所謂

其日爲二十

三日無疑也

功效如彼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不

聽

案下當有云云劉昭不備引

鄱君開通褒斜道記

永平六年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開通褒余道太守鉅鹿鄱君部掾治級王宏史荀茂張宇韓岑弟典功作太守丞廣漢楊顯將相用■始作橋格六百卅三間大橋五爲道二百五十八里郵亭驛置徒司空褒中縣官寺并六十四所最凡用功七十六萬六千八百餘人瓦卅六萬九

千八百四

熙案今拓本甲寅南鄭

以下損泐據宋紹

補

器用錢百四

十九萬九千

四百餘斛粟

九年四月成就

益州東至

京師安隱

案晏云一百五十有九字疑所釋尚有缺不詳當何字上下也

武氏林記

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

武始公弟綏宗景興開明使石工孟孚季弟卯造此

闕直錢十五萬孫宗作師子直四萬開明子宣張仕

濟陰年廿五曹府君察舉孝廉除敦煌長史被病笑

歿苗秀不遂嗚呼哀哉士女瘳傷

金石錄云武氏有數墓在任城開明

者仕爲吳郡府丞綏宗名梁仕爲郡從事宣張名班皆自有碑

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記

蓋除患蠲難爲惠鮮能行之斯道狹阻有坂危峻天井臨深之阨冬雪則凍渝夏雨滑汰頓躓傷害民苦拘駕推排之役勤勞無已過者戰戰以爲大憊太守漢陽阿陽李君履之若辟風雨部西部道橋掾李程

■鑿鎚西坂天井凶止。■入丈四尺堅無白潰安無傾覆四方賴之民悅無疆君德惠也刊勒紀述以示萬載建寧五年四月廿五日己酉訖成。

造戾陵遏記

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潔水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氏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

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導高梁河。造戾陵
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
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爲主遏。高
一丈。東西長三十丈。案十疑當作百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
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發。則乘遏東
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
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
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
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
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
潤含。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齊。原隰底

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爲濤門。灑滂池以爲甘澤。施加於當時。數被於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宏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勲。親臨山川。指授規畧。命司馬關內侯逢憚。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尺。案尺疑當炸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繯負而趨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於是二府

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
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
表以紀勲烈并記遏制度永爲後式焉

陶隱居井欄記

梁陳宣懋

先生丹陽陶仕齊奉朝請壬申歲來山棲身高靜自
號隱居同來弟子吳郡陸敬游其次楊王吳戴陳許
諸生供奉階宇湖孰潘邏及遠近宗稟不可具記悠
悠歷代詎勿識焉梁天監三年八月十五日錢塘陳
宣懋記

此記文無可采因其刻
既失載之以備故迹

武德郡建沁水石橋記

後魏于子建

夫梵燈遐廓長夜襲其明慧教洞開羣迷啓其目是

以神光未滅。感膺於西胡。金儀雖謝。夢現於東漢。抑
亦愍世多艱。下生思土。運濟貫心。慈悲注意。歸依者
塵霧莫侵。迴向者雷電不撓。信是苦海之靈丹。酷旱
之甘露矣。惟此區域。号称舊邦。舜禹懷譚之地。案譚是禹
貢覃之假借也。殷周畿甸之土。晉啓山陽。鄭錫河後。隸趙稱
都。入魏爲鎮。及秦吞六雄。跨有四海。罷侯置守。乙統
九服。項羽改名殷國。漢高復立爲郡。自茲以還。爲河
內下邑。屬皇朝。遷鼎卜食。漳濱遂方。割四縣。在古州
城。置武德郡焉。北通燕趙。堂堂之風相洽。南引鞏雒。
穆穆之化。清西瞻軹塞。則連山萬疊。東望平臯。則
曠野千里。長河帶其前。太行環其後。車馬之所混。

舳艫之所湊集。頗是一都之要害。實爲三魏之達道。若其沈淪。雙吐丹絕。並納勢等。周原美齊。陸海袂散。成帷人縈。荅若繡禮樂尚繁。風儀未革。然郡土遼廓。沁水橫流。源自羊頭之山。發於麻谷之口。滔滔晉域。作紀懷方。引漑過於鄭白。流穢踰於汾澮。但彼漸臺。雉岸嶮嶮。嶮嶮揭厲多危。往來受害。至於秋雨時降。水潦騰騰。馬牛雖辨。公私頓廢。胥岨乘車之義。事切朝涉之艱。宣威將軍懷州長史行武德郡事河南于子建。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平臯令京兆杜護宗。前將軍懷縣令趙郡李同賓。征西將軍州縣令扶風馬周洛。殄難將軍溫縣令廣甯燕景裕。征虜將軍郡丞

東平呂思哲。或分竹專城。或捍釋木百里。鵠起來官。共治民瘼。況同覩艱辛。俱看危滯。一物可矜。納隍在念。敬思包鹿濟難之仁。俯■龜報恩之惠。雖無武庫造梁之工術。且■沙弥訪津之殷懃。昏瞽■問俗便獲■軌躅雖亡。遺柱在目。父■傳咸屬周時。稱其板構與城俱廢。乃於農隙之月。各率祿力■及■朝文武■懷熹願。七月六日。經始此橋。助福者比肩。獻義者聯轂。人百其功。共陳心力。至廿四日。所■便訖。不煩遐邇。荷擔之勞。未傷士民尺寸之木。雖無匪日之美。庶省浹晨之費。修柱揭以插泉。華表鬱而軼漢。紅■交架以■綺蘭。聯絲而雲布。引北山

山之饒。則人無遺力。積南市之富。而家有餘資。昔伯
度記功。勒燕然。文淵表。象林之銅。作述之
理。雖殊。刊錄之情。不異。況四生踏駁。同悲欣之境。十
因。還迺勁風電之力。若不歸依寶。神教遠
擬彼岸之喻。近取成務之言。恐沮勸之道。未宣畫
之功。虛燼乃運石立碑。敬鑄卣像。窮般馬之巧。盡金
釀之饒。使四部往來。起歎慕之心。六道奔趣。識風雲
之會。其詞曰。

清虛曰道。正直爲神。有一於此。用表生民。淵乎大覺。
至矣能仁。行成元吉。德伏波旬。其一芒芒禹績。眇眇桓
功。爲魚左衽。逖聽前風。九州咸載。五等攸同。分壇敷

土俾侯樹公。其二美茲舊甸，麗其新邑。弄帶山河，苞苴
原隰。禮樂仍賁，風徽猶緝。青芻可翦，潢流可挹。其三粵
余承乏，謬廁官方。政慚春雨，威愧秋霜。情深履虎，意
等納隍。慕彼醫藥，眷此津梁。其四渾渾沁水，冀道名川。
旣難揭厲，又阻■船爰始經謀，義勸競填。辰不再浹，
斯構已宣。其五落落太虛，繞繞羣有。來同聚沫，去齊過
牖。敬託三尊，資弄四部。髣髴彼岸，依悒可久。 大

魏武定七年歲次己巳四月丙戌朔八日癸巳建

端州石室記

唐李邕

日者託宿秘篆，寄傲神府。撰竒討異，注靈通感。冥搜
海堧，遐矚坤極。敞金闕，疏玉堂。河漢未際其源，今昔

嘗聆其語。乃若宛此山郭。介在江墳。薄人寰。騰物外。妙有特起。靈表瀕洞。綺田砥平。錦嶂壁立。肇允洞穴。延袤中堂。蹙怪形以萬殊。砥地勢以千變。伏虎奔象。浮梁抗柱。激濤海而洪波沸滑。疊杳窾而羣峯嵯峨。飛動逼人。屹聳驚視。密微微而三分地道。風蕭蕭而一變天時。竇乳練於玉顏。石林列於仙座。隔蠶塵境。矯集福庭。寂兮寥兮。恍兮惚兮。使營魄九昇。嗜慾雙遣。體若■羽翼。志若摩雲天。秦漢之間。莫知代祀。羲皇之上。自謂逍遙。當是時也。慕名者執雌而退。佞物者守心而安。求道者■而凝。懷書者■而默。有若邦伯。早公守恭。當侯再詳。見廣孝聞■觀國。

政門 不容於 義心厚行遊者每 於

能吏修其職民恬其業流冗歸止介特艾安於是
命友生挾琴酌一歌一詠以遨以遊莫不解榻於斯
張樂於斯加之杖龍遺土駟馬凌晨避暑窟室締賞
林巒擊石如鍾酌泉如醴固亦轉丹竈掇紫芝迹參
寥之遠心惟習隱之幽致者也開元十五年正月廿
五日李邕記此文金石萃編所載多缺今据碑更補

橋亭記

唐游芳

唐再受命能事備於開元乃十有三年告成於岱翠
華之往也則北巡濟河王軌之旋也則南指陳宋故
行宮御路次夫任城焉陽門橋者跨泗之別流當魯

之要術。初隨時以旣濟。因大駕而改功。觀其壅川爲池。因地設險。削金堰於馳道。甃石門以飛橋。夾以朱欄。揭以華表。炳若星漢。拖如虹蜺。蓋乘輿乃以陽朝。御六龍。翊萬騎。聲明紀律。文物比象。迴睿覽於洲渚。駐天蹕於川梁。先時望君之來也。則金繩以界之。鐵鎖以扃之。厥後榮君之顧也。則浚池以廣之。築館以旌之。經始茲宇。惠而不費。當儲峙之末。有芻粟之餘。散之則人獲壹錢。金石萃編云人字脫落秀注鳩之則動以千計。請爲亭館。以壯橋池。故鄉老老白於吏。金石萃編云疊寫老字邑吏謀於府。因人之欲。得事之宜。鼙鼓不勝。工力徒競。鬱爲層構。在水之陽。壓鮮原以迴出。流古壩而却。

倚危攔巘巘。反宇峨峨。勢搖煙潭。岌若飛動。南軒虛明。以晃朗。北室懿渾。而清冷。自堂徂亭。灑迤幽徑。上覆藤篠。前臨芰荷。憑高佇目。萬象皆見。夫河南之勝。有三。橋亭得其一。梁園有梁王之迹。圃田有僕射之陂。平池曲榭。美則美矣。豈與夫島嶼開合。林嶂蔽虧。秀薄大荒。吐納霞景。畫橋南度。像清洛之規。虛館張力臣臨叶。滄洲之趣。有是夫。有是夫。任風姓之國也。謠俗古遠。其太昊氏之遺人。富而教之。合於魯頌。當太平無事。而朝野多歡。不然者。此池何以得花縣之名。吾寮何以得仙舟之目。不其張力臣。而時則有若邑大夫。滎陽鄭公。延華信昭。盈缶道契。虛舟禮

樂之行。仁德歸厚。丞范陽盧瓚。主簿平昌孟景。尉瑯
琊王子言。尉河東裴迴。皆士林英華。學府金碧。能勤
在公之節。無廢會友之文。嘗授簡於芳。以爲之記。會
芳有公車之召。請俟於異時。金鄉尉潁川韓邠。卿舍
於裴氏。言於衆曰。游子之讓斯文。以諸公在此。諸公
之意也。子何辭焉。因命秉燭。俾芳操翰。夜而成記。翌
日遂行。開元廿六年秋七月旬有四日云。 大唐
開元廿有六年閏八月五日建。通直郎行方與尉王
日雲篆額。將仕郎守尉游芳纂文朝散郎行尉華容
縣開國男瑯琊王子言書。

遊濟瀆記

唐達奚珣

軹縣西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稽乎舊章。可得而道。自
河浮錄甲。帝命元夷。䟽剛澮而正乾綱。錘林巒而通
委輸。所謂四瀆資我而成。彼式水者。或在幽僻。遠而
見竒。伊何足貴。豈與夫體清淳之氣。據函夏之中。平
地開源。介空正綠。表裏皆淨。似若非深。舟楫旣加。乃
知無底。沖和自挹。斯君子之量歟。從此而東。截河通
汶。不以險阻。斲折字見說文其勢。不以清濁。汨其流。終能
獨運長波。滔滔入海。沈潛剛克。斯君子之量歟。意者
洞幽明。貫天壤。包荒萬類。出入無閒。形與化遊。復歸
於道。不然。何其異也。雖金火更作。變通殊制。而浮沈
之事。亦無捨旃。國家南正司天。北正司地。以爲百神

授職則陰陽無錯繆之災羣望聿修水土得平均之
序欽若稽古道豈虛行闕宮有血象設如在流目一
望森森動人覺毛髮之間風飈四起然後以諸侯之
禮禮而禩之至於下人日用蘋藻吉凶悔吝則以情
言且神道無方豈存於此而物類相召或有馮焉虛
溜潛通動植茲液高樹直上百尺無枝虛篁下清四
時壹色意隔人世空聞鳥聲陽浦先春草心方變啟
岸猶冷苔生未穠紅晶落而天下陰青靄凝而衆山
暮畱賞無厭歸情坐忘中途載懷歷歷在眼庶託豪
翰光昭厥美云
吏部侍郎達奚珣文右監門衛
兵曹參軍薛希昌書有唐天寶六載冬十二月己未

朝議郎行濟縣尉鄭琚建

此文金薤琳瑯所載多誤据碑更正

春申君新廟記

唐趙居貞

輜軒莅部十有一月矣猥以薄材謬承重寄歛自淮服半刺超爲江南方伯郡領二十地亘五千皇皇者華幾慚輝道兢兢其志常誠飲水周爰諮詢申命行事損以懲忿窒欲益以改過遷善豺狼擁路埋輪以逐之騏驥伏櫪攬轡以騁之宣王化而盡覺風行安厖心而不知日用寬猛相濟威恩兼洽長吏肅警疆土乂寧日月其除冰霜再履始也務不暇給今也處有餘閒別祈神仙獲歲豐稔乘公堂之宴縱靈廟之遊城不復隍樹无禁伐闔陬荒以毀梁木小而摧乃

喟然歎曰。神必依人。人茲望福。依無所據。福安來哉。昔越踐滅吳。楚威滅越。考烈王繼立。春申君登相。封江東之巨縣。城吳墟爲大都。專主威權。救國災患。與趙魏爲四公子。招賓旅有三千人。擠聘使之玳簪。誇上客之珠履。王久無似君方患之。璣兮李園。託其女弟。旣歆然而有姪。遂祕之以獻王。王乃殂落。子爲君主。母望之人靡信。母望之禍遄興。舍人其亡。死士常偵棘門之下。蒿里相催。天乎天乎。胡寧忍此。令尹多居郢國。假君恒守吳宮。鳥焚其巢。何笑號之先後。蛟沒其舳。繫父子之沈埋。夷盡其家。賊圍之故。一朝冀將滅口。千古猶爲痛心。今邦牧所居。使臣所理。故宮

之內。故事備聞。於是大葺堂庭。廣修偶像。春申君正陽而坐。朱英配饗其側。假君西廂視事。上客東室。齊班李園死士。庚方授戮。僕夫閒駿。辰位呈形。大雪久寃之魂。更申如在之敬。家屬穆穆。展哀榮也。儀衛肅肅。振威名也。巨木擁腫而皆古。小栽青葱而悉新。總之一門。是謂神府。宜正名於黃相。削訛議於城隍。昔韓整守吳。剗吳伯之廟。太史適楚。壯楚相之宮。余固兼之言可則也。神有新宇。享之落之。人有貞石。追之琢之。我躬披文。紀之告之。君宜密應。祐之福之。初余之拜命也。表授廣陵。糾曹張顛兵。曹蘇相爲判官。安喜尉李崗爲支使。同郡舊知。精明深識。異途新合。歷

落瓌材。三人冀有我師。四牡慎行爾職。欽刷往賢之
恥。歎垂後昆之裕。長史宋尚。主臣餘慶。佑嶽良能。司
士楊彥琮。每憂司存。實稱佳吏。預乎作廟。翼翼觀乎
降神。欣欣咸亦相因。斯焉附出。唐天寶。單闕歲除日
中散大夫守吳郡太守兼江南道採訪處置使柱國
天水趙居貞記。案在天寶十
載辛卯也

黃石公祠記

唐李卓

秦滅六國。遂并區宇。張良哀韓之亡。怒秦之暴。義感
天地。降神於圯。神授良之書。良爲帝之師。滅秦報韓。
成功遂志。祠黃石於濟北穀城之山下。蓋謂是矣。世
用其道。傳祠此山。惟德之馨。介福不替。天寶歲夏六

月旱既太甚。遍走羣望。密雲卷而復舒。零雨濛而不降。太守河東裴公。聚黃髮而咨謀。曰。山川神祇。有不舉乎。聞斯行諸。夙夜展祭祀。事未畢。感而遂通。自寅及未。澤潤千里。吁其靈也。夫聖哲立法制。君子修理道。莫不順承天則。祇畏神明。以天視無私。神功不測。或殄覆昏暴。或孚右明德。與時推移。未始有極。蓋將輔其善。必聽於人。昔夏之興也。崇山降焉。殷之興也。岬山次焉。周之興也。岐山鳴焉。漢興有岬橋之事。我唐之興。有霍山之異。今古不爽。謂之神志。聰明正直而弋者也。惟秦政滅德。用刑。匱人從欲。寃痛在下。馨香不登。祚及二世。毒流四海。與天自絕。惟神不蠲。有

開必先。祝降寶命。故其書極天之際。備興亡之端子。房將有行也。師焉而以言。酌消息於盈虛。通擬議於變化。楚漢之勢。功利相百。天威扶桀。人謨叶贊。觀釁而動。極深研機。發八難銷六國之印。招四人定重明之業。以斷天下之疑。以奪敵國之計。正乾坤之位。發日月之光。所謂被堅執銳。其功狗也。居守饋糧。其功人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功神也。此其大者。豈徒効祉發祥於州里之間哉。方今淳風允塞。休徵薦臻。意者謂宜上聞。有以旌異。嘗學舊史。敢記所知。

唐大歷八年七月十五日建布衣趙郡李卓撰前試義王府倉曹參軍裴平書。

案碑陰云所題趙郡李卓即今

臺長
棲筠

獨秀山新開石室記

唐鄭叔齊

城之西北維。有山曰獨秀。宋顏延之嘗守茲郡。賦詩云。未若獨秀者。峩峩郭邑閒。嘉名之得。蓋肇於此。不籍不倚。不騫不崩。臨百雉而特立。扶重霄而直上。仙挹石髓。結而爲膏。神鑿嵌竇。呀而爲室。蹶泮可遠。幽偏自新。勝槩岑寂。人無知者。大歷中。御史中丞隴西公保障南服。三年政成。廼考宣尼廟於山下。設東西庠。以居胄子。備俎豆儀。以親釋菜。雖峻陟可尋。而藜薄未翦。公乃日常從以上。每指荒榛而授事。爲力無幾。得茲穴焉。闕而外廉。隘以傍達。立則良其背。行則

躡其腓。於是申謀左右。朋進畚鍤。壤之可跳者。布以增逕。石之可轉者。積而就階。景未移表。則致虛生白矣。豈非天賦其質。智詳其用乎。何暑往寒襲。前人之畧也。譬由士君子韜迹獨居。懿文遊藝。不遇知己。發明。則蓬蒿向晦。畢命淪。鹽車無所伸其駿。和氏不得成其寶矣。篆刻非寵。庶貽後賢。

建中元年八

月二十八日記。監察御史裏行鄭叔齊。案記稱隴西公者隴西縣男李昌巒也。時領桂州都督兼御史中丞。見平蠻碑碑及此記。皆在廣西臨海。

重修玉泉關廟記

唐董挺

玉泉寺覆船山。東去當陽三十里。叠嶂回擁。飛泉迤邐。灑信荆口之淨界。域中之絕景也。寺西北三百步有

蜀將軍都督荊州事關公遺廟存焉將軍姓關名羽河東解人公族功績詳於國史先是陳光大中智顛禪師者至自天台宴坐喬木之下夜分忽與神遇云願捨此地爲僧房請師出山以觀其用指期之夕萬壑震動風號雷虩前擘巨嶺下湮澄潭良材叢樸周匝其上輪奐之用則無乏焉惟將軍當三國之時負萬人之敵孟德且避其鋒孔明謂之絕倫其於殉義感恩死生一致斬良擒禁此其效也嗚乎生爲英賢沒爲明神所寄此山之下邦之興廢歲之豐荒於是乎繫陸法和假神以虜任約梁宣帝資神以拒王琳聆其故老安可誣也至今緇黃入寺若嚴官在旁無

敢褻瀆。荆南節度使工部尚書江陵尹裴均。因政成
事舉。典從禮順。以爲神道之教。依人而行。攘彼妖昏。
祐我蒸庶。而祠廟墮毀。厥懸斷絕。豈守宰牧人之意
耶。乃命縣令張儂。始經其事。爰從舊址。式展新規。欒
櫨博敞。容衛端肅。唯曩禪坐之樹。今則延袤數十圍
矣。神明扶持。不凋不衰。胡可度思。初營建之日。白龜
出於新橋。若有所感。寺僧咸見。亦爲異也。尚書以小
子曾忝下介。多聞故實。見命紀事。文豈足徵。其增創
制度。則列於碑右。貞元十八年辛卯。

壁書飛白蕭字記

唐崔備

壁書蕭字者。梁侍中蕭子雲之書也。韓晉公領浙西

之歲得於建業佛寺。置之南徐官舍。函以屋壁。俯瞰諸坐隅。及晉公入贊廟。暮啓乎私第。朱方官吏候其代者。完葺舊府。圻墁故堂。吏人以壁字昏蒙。方以堊帚塗上。時故殿中李侍御。士舉爲部從事。以晉公翰墨代無等儔。自獲壁書。施榻於下。耽翫妍味。畧無已時。士舉重焉。始而方得。及士舉府除職。停寓壁字於小吏之舍。至甲申歲。士舉爲江西從事。通好江淮。時李評事約戒閱圖書。以示寮友。士舉方以壁字言於坐中。李君因而求之。士舉云。得卿皇象羊欣蕭倫真草各一帖。大鄭畫屏一扇。即輟與之。不尠當自持去。李君富於圖書。酷好遐異。遂以所求三帖。并大鄭畫

屏一扇易焉。後十餘日，壁書自吳負來，士舉於道，病卒。向若李君不言此書，即壁爲朽壞於小吏之家。逸品絕前賢之迹，固知興亡繼絕，後不乏人。工極藝精，中必有物，加以子雲與國同姓，所書蕭字，圖卷側掠，體法備焉。信曩賢之妙門，實後代之茂範。其飛白書，起於蔡中郎待詔門下，役者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書。漢末魏初，皆以題署宮闕。其後張敬禮、王逸、少子敬，並稱妙絕。子雲曲盡其法，歐陽率更云：蕭侍中飛白，濃淡得中，蟬翼掩素，其爲前賢所重如此。嗟乎！景嶠此書，今訪天下絕矣。唯此蕭字，在乎舊都。三百年閒，竟無頽圯，俾後人傳授，似陰有保持。

余與李君寓家南徐。鄰而友善。獲覩妙迹。感其將壞。晉公出之。方絕之迹。李君維之。用徵其事故。以字志之。

周先生住山記

唐令狐楚

先生姓周氏。名隱。字息元。宗其道者。相號爲太元先生。汝南人也。抱天和沖澹之氣。含至精潔朗之質。玉冷泉潤。松高鶴閒。韜精守道。冥得真契。谷神旣存。而長守。元關無鍵。而不開。貞元初。游蘇州吳縣之包山林屋洞。秋八月。始於洞西。得神景觀。訊其居者。曰。距此數里。世傳毛公塢。毛公道成羅浮。居山三百餘歲。有弟子七十二人。聚石爲壇。遺址猶存。爾能勤求。

吾請以導。既行而蘿篠迷密，不知所往。先生冥目久之，逢一物焉，雙眸盡碧，毛色紫而本白，高數尺餘，隨而行之，視乃鹿也。須臾乃跪止，若有所告。先生默記之，而還。至十九年冬，荆木鬻茅，奠厥攸居，得異石一方，上有蟲篆，驗之即毛公鎮地符也。既而鑿戶牖以爲竇，有鶴御弄冠裳，戲舞於庭砌，後得一井，香白滑甘，溢爲白泉，其傍得古池焉，深廣袤丈，陽驗陰伏，湛如也。初，先生嘗息於洞之南門中，神化恍惚，往往失其所在。遇好風日，亦來人間，將至必先之以雲鶴。其弟子掃灑香室，俄而至矣。嗟乎！先生之體同乎無體矣，不以晝夜更動息，不以寒暑易纖厚，不食而甚力。

走及奔馬。全乎氣者也。雖飲而無漏。止如靈龜。外乎形者也。鹿以導步。神柔異物也。符以存視。道契先躅也。井泉去癘。昭乎仁也。池水不枯。齊其慮也。仙雲靈鶴之驗。去來髣髴之狀。其必神行而智知乎。予叔服膺先生之門。二紀於茲。錄先生本起。見命爲記。疑神遐想。直而不遺。元和十三年八月。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令狐楚記。

修浯溪記

唐韋 詞

元公再臨道州。有嫗伏活亂之恩。封部歌吟。旁浹於永。故去此五十年。而里俗猶知敬慕。凡琴堂水齋。珍植嘉卉。雖敬傾荒翳。終樵採不及焉。仁聲之感物也。

如此今年春公季子友讓以遜敏知治術爲觀察使
表公所厚用前寶鼎尉假道州長史路出亭下維舟
感泣以簡書程責之不遑也乃罄撤資俸托所部祈
陽長豆盧
歸喜獲私尚會余亦以恩
例自道州司馬移佐江州帆風檝流相
畢寶鼎竦然曰茲亭剏治之始既銘於巖側矣至
於水石之秀咏賦所及則家集存焉然自空閒時餘
四紀士林經過篇翰相屬今圻塤移舊手筆亡矣將
編於左方用存此亭故事既適相會盍爲志焉余嘉
其損約貧寓而能以章復舊志爲急思有以白之故
不得用質俚辭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六日江州員外

司馬韋詞記襄陽嚴消書

絳守居園池記

唐樊宗師

絳即東雍爲守理所稟參實沈分氣畜兩河潤有陶
唐冀遺風餘思晉韓魏之相剝剖世說總其土田士
人今無磽雜擾宜得地形勝瀉水施法豈新田又蕞
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原注州字或屬上句人因得附爲
奢儉將爲守悅致平理與益侈心耗物害時與自將
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俾緬孤顛跚屈元武踞守
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太池泓橫硤旁潭中癸次木腔
暴三丈餘涎玉沫珠或屬上句子午梁貫亭曰洄漣
虹蜺雄雌穹鞠覲蜃礙佷島坻淹淹委委莎靡縵蘿

蕃翠蔓紅刺相拂綴南連軒井陣中湧曰香承守寢
睥思西南有門曰虎豹左書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發
彘匿地努肩腦口牙快抗雷火雷風黑山震將合右
胡人鬚黃笳累珠丹碧錦襖身刀囊鞞櫛縞白豹元
班飢距掌脾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含曰槐有槐
肩護霽鬱蔭後頤渠決決緣池西直南折廡赴可宴
可衙又東騫渠曰望月又東騫窮角池研雲曰柏有
柏蒼青官士擁列與槐朋友巉陰洽色北俯渠憧憧
來刮級面西巽隅閒黃原缺天汾水鉤帶白言謁行
旦艮閒遠岡青縈近樓臺井間點畫察可四時合竒
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爲發生收斂賦歌詩正東曰

蒼塘遵瀕西。漭望瑤翻碧。漱光文切鏤。黎深撓撓收。
窮正北曰風隄。乘攜左右隄。執北回股努。帶振蹴墉。
御渠歆池南。楯楹景怪嬾。蛟龍鈎牽寶。龜靈麤文文。
章章陰欲墊。歛煙漬靄聚。桃李蘭蕙神。君仙人衣裳。
雅冷可會脫。赤熱西北曰鼈。蛭原開哈儲。虛明茫茫。
嵬眼頌耳可。大客旅鍾鼓樂。提鵬挈鷺。偈池豪渠。憎
乖憐圍正西曰白濱。蒼深憐黎素女雪舞百佾。水翠
披唧唧千幅迎。西引東士長崖挾橫埒。日卯酉原注
日或
作樵途。隄徑幽委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漏。
刻詭婉絢化。大小亭餌池渠閒。走池隄上亭後前。陴
乘墉如連山羣峯擁。地高下如原隰隄谿壑。水引古。

自源三十里。鑿高槽絕竇壩。爲池溝沼。渠瀑深潺。終

出。爲下原注汨汨街街畦町阡陌閒入汾。巨樹木資

士悍。水沮宗族盛茂。旁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晚麗

麗。原注上下句絕他郡。考其臺亭沼池之增。蓋豪王

才侯。襲以竒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往有指可創起

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池由於煬。及

者雅文安。原注薛雅裴文安二人發土築臺爲拒。幾附於汚宮。

水本於正平軌。病井涵生物瘠。引古沃澣人便。幾附

於河渠。嗚呼爲附於河渠。則可爲汚於汙宮。其可書

以薦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陶九成得藥

伯昂箋注本傳其句讀以便觀覽

今箋注世無其本賴輟耕錄傳之

大唐潤州句容縣大泉寺新三門記并序

唐姚 萇

句曲之東實曰崙峯居峯之陽厥生大泉寺因泉而

題焉後劉宋開明二年

案劉宋無開明武帝元大明順帝元昇明必沙門傳譎而

姚萇未能考正也

有邑令顏繼祖捨宅移寺南去泉五里而

遙年代濶遠碑記埋沒粗所詳者乃顏氏十三代孫

今寺之惠誠也大和初監寺僧惠明與寺僧道琳等

見三門破壞乃言於衆曰此教東流設象爲法牢落

如是瞻仰何依乃請今寺主僧常誼昔旅於是者勦

力誓心慕

當爲募

緣祈化如響斯應人咸歸之遠近趨

走投施委積算財度費功用果足乃革舊制恢新謀

延袤縱廣中闕無改自大和庚戌至於癸丑凡七年

案年數不合無以訂正

厥功告成崇軒峩峩三闔其門飛簷翼

張丹拱霞煥矧茲寺以重崗疊嶺采入崖谷行樹葱翠煙蘿蒙密雲收霧卷宛若仙闕俾得道者同指歸於覺路由徑者詎深著於迷途非我師之志誠其孰能逮於此今天下學佛道者多宗旨於五臺靈聖蹤跡往往而在如吾黨之依於丘門也誼本鄭人冠歲因往遊焉遂剃髮於五臺金閣寺元和再歲乃於渭州龍興寺依年具戒振錫經行見色相之皆空識衣珠之無價又六年始到江南初止於近寺蘭若其明春又之嶺南詣禪訪道酌水步雲心契如期不遠千

里十一年。還至茲寺。初寺每有僧俗大會。五千餘衆。號曰龍華。常患錡釜之器不周於用。物有所闕。人多告勞。誼乃發願鑄一大鑊。求布金之長者。得鎔範之良工。歸依一念之間。成就堅牢之質。濩落有用。碩大無朋。使天人畢會於龍花。香積普沾於法味。由此故也。寺衆僉曰。誼實有力於寺者。非宿習德本。沾諸善緣。豈能誘掖羣心。終成喜捨。大和初歲。乃聞諸府邑。請隸名焉。繇是三門荐興。功致一貫。則誼之行業。前修推可鏡矣。人有語余於師爲文者。誼因錄所事。請識門焉。寺之備。新記詳矣。辭曰。

寺之興。大泉是生。感沸猶在。旣温且靈。寺之移。顏氏

之基。宋室舊邑。桑野離離。寺之終。誼實是工。大鼎渠。渠三門崇崇。煙霞棟梁。松桂香風。周匝巖壑。警言迷其鐘。文若於石。播之無窮。鄉貢進士姚暮撰。當寺沙門齊操書。開成三年歲次戊午十一月己卯廿六日庚辰立。

天柱觀記

五代 吳越武肅王

天柱觀者。因山爲名。按傳記所載。皆云天有八柱。其三在中國。一在舒州。一在壽陽。洎今在餘杭者。皆是也。又按道經云。天地之內。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如國家之有藩府郡縣。遞相稟屬。其洞天之內。自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官主領。考校災祥。今天柱

山即真誥所謂大滌洞天者也。內有隧道暗通華陽林屋。皆乘風馭景。倏忽往來。羣真杳冥。非世俗所測。而況大江之南。地兼吳越。其峯巒西接兩天眼之龍源。次連石鏡之嵐岫。東枕浙江之迢派。可謂水清山秀。兼通大海。及諸國往還。此外又有東天目。西天目。及天竺之號。得非抗蒼涯於穹昊。聳絕壑於雲霄。立天爲名。以標竒特耶。若乃登高遠望。則千巖萬壑。金碧堆疊。龍盤虎踞。靈粹滋孕。代主異人。非山秀地靈之所鍾。襲其孰能與於此乎。就中天柱。風清氣和。土腴泉潔。神蛇不螫。猛獸能馴。自漢武帝酷好神仙。標顯靈迹。乃於洞口。建立宮壇。歷代祈禳。悉在此處。東

晉有郭文舉先生得飛化之道隱居此山羣虎來柔
史籍所載乃於蝸廬之次手植三松虬偃鳳翔蒼翠
千載今殿前者是也洎大唐創業以元元皇帝爲祖
宗崇尚元風恢張道本天皇大帝握圖御宇授錄探
符則有潘先生宏演真源搜訪神境宏道元年奉敕
創置天柱觀焉仍以四維之中壁封千步禁彼樵採
爲長生之林中宗皇帝玉葉繼昌元關愈闢特賜觀
莊一所以給香燈於是臺殿乃似匪人工廊檻而皆
疑化出星壇月砌具體而微則有被褐幽人據梧高
士挹澄泉之味息青蘿之陰葉天師法善朱法師君
緒吳天師筠暨天師齊物司馬天師承禎夏侯天師

子雲皆繼踵雲根棲神物表骨騰金鎖名冠瑤編出
爲帝王之師歸作神仙之侶金錯標宇翠珉流芳昭
晰具存不俟詳錄其餘三泉合派雙石開扉藥圃新
池古壇書閣各有題品足爲耿光鏐比際蒙聖朝疊
安藩閫綰闔閭之封畧統句踐之山河寵極蕭曹榮
兼渾郭緬懷斯地實邇維桑素仰真風備詳前事但
以此觀創置之始本對南方後有朱法師相度地形
改爲北向雖依山勢偏側洞門其洞首陰背陽作道
宮而不可致左右崗壠與地勢以相違背洞門而不
順百靈使清泉却侵白虎致使觀中寥落難住賢能
皆爲尊殿背水激衝之所致也乾寧二年鏐因歷覽

山源周遊洞府。思報列聖九重之至德。兼立二軍百
姓之福庭。於是齋醮之餘。徧尋地理。觀其尊殿基勢。
全無起發之由。致道流困窮。二時而不辨香燈。竟歲
而全無醮閱。遂抗直表上聞。聖聰請上清道士閻丘
方遠。與道衆三十餘人。主張教跡。每年春秋四季。爲
國焚修。鏐特與荆建殿堂。兼移基址。山勢有三峯。兩
乳兼許邁先生丹竈遺跡。猶存。遂乃添低作平。減高
爲下。改爲甲向。是五音第一之方。而乃添培乳山。却
爲主案。尋即一二年內。法主兩霑渥恩。道侶益臻。常
住咸備。青牛白鹿。堪眠琪樹之陰。絳節霓幢。不絕星
壇之上。得不因移山勢。而再振元風者哉。尋又續發

薦章奏問丘君道業。聖上以仙源演慶，真派流輝。方
瑤水以遊神，復華胥而入夢。欲闡無爲之教，欣聞有
道之人。勅賜法號爲妙有大師，兼加命服。雖寒棲帶，
索之士不尚寵榮。在法橋勸善之門，何妨顯赫。其次
畢法道士鄭茂章，生自神州，久棲名嶽。元機契合，負
笈俱來。鏐幸捐方瞳，常留化竹。副妙有大師，三元八
節。齋醮同修，福旣薦於宗祧。惠頗霑於軍俗，尋發特
表。蒙鴻恩繼，賜紫衣。焚修於此，其大殿之內。塑天尊
真人龍虎二君，侍衛無闕。其次別創上清精思院，爲
朝真念道之方。建堂廚，乃陳鼎擊鐘之所。門廊房砌，
無不更新。天風每觸於庭除，地籟時聞於窗戶。兼爲

親隸觀額以炫成功。非矜八體之能。貴立永年之志。妙有大師問上君。靈芝稟異。皓鶴標竒。誕德星躔。披霓靈洞。朝修虔懇。科戒精嚴。實紫府之表儀。乃清都之輔弼。加以降神之地。即舒州之天柱山也。遊方有志。躡屩忘疲。自生天柱之前。駐修天柱之下。察其符契。信不徒然。乃此修崇。實爲搜抉。所謂道無不在。代有其人。爰自開基。至於功畢。備仙家之勝槩。暢聖祖之真風。遂錄畫圖。封章上進。奉光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旨。勅錢鏐省所奏。進重修建天柱觀圖一面事。具悉。我國家集慶仙源。遊神道域。普天之下。靈迹甚多。然自兵革薦興。基址多毀。況茲幽邃。豈假修

營卿考一境圖經。知列聖崇奉。親臨勝槩。重葺仙居。仍選精慤之流。虔備焚修之禮。冀承元貺。來佑昌期。豈惟觀好事之方。抑亦驗愛君之節。既陳章奏。披翫再三。嘉歎無已。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懿夫。地出靈阜。天開洞宮。三皇之前。眞聖非一。莫非乘虛躡景。出有入無。雖或挂於傳聞。不可知其名氏。皆分洞天而理。即大滌居其一焉。天柱觀。即漢以來。迄於唐室。修真之士。繼躡清塵。當四方俶擾之時。見一境希夷之趣。今也。仙宮嶽立。高道雲屯。六時而鐘磬無虛。八節之修齋罔闕。有以保國家之景祚。福兩府之烝黎。鏐今統吳越之山河。官超極品上。

奉宗社次及軍民莫不虔仰神靈遵行大道時也聖明當代四海歸心忝蒙委以東南封爵功臣兼頒金券家山衣錦兼兩道之油幢上承一人倚注之恩次荷正真護持之力元元至聖崇敬福生大道真科是無爲化致乃及身於此合刊貞石用俟後賢時光化三年七月十五日記案十國春秋所載此文似亦采洞霄圖志今石刻已佚無可覆也按

溪州銅柱記

五代李宏皐

粵以天福五年歲在庚子夏五月楚王召天策府學士李宏皐謂曰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

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慶。允緒繇遠。則九九百年之運。昌於南夏者乎。今五溪初寧。羣師內附。古者天子銘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必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題。式昭恩信。敢繼前烈。爲吾紀焉。宏臯承教。濡毫載敘。厥事蓋聞。牂柯接境。盤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上古以之要服。中古漸爾羈縻。洎師號精天。相名妣氏。漢則宋均置吏。稍靜溪山。唐則楊思興師。遂開辰錦。邇來豪右。時恣陸梁。去就在心。否臧由己。溪州彭士愁。世傳郡印。家愬州兵。布惠立威。識恩知勸。故能歷三四代。長千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簡書而可畏。亦無辜於大國。亦不

虐於小民多自生知因而善處無何忽承閒隙俄至
動搖我王每示含宏嘗加姑息漸爲邊患深入郊圻
剽掠耕桑侵暴辰澧壇吏告逼郡人失寧非萌作孽
之心偶昧戢兵之法焉知縱火果至自焚時晉天子
肇創丕基倚注雄德以文皇帝之徽號繼武穆王之
令謨冊命我王開天策府天人降止備物在庭方振
聲明又當昭泰眷言僻陋可俟綏懷而邊鄙上言各
請効命王乃以靜江軍指揮使劉勅率諸部將付以
偏師鉦鼓之聲震動谿谷彼乃弃州保嶮結寨馮高
唯有鳥飛謂無人到而劉勅虔遵廟算密運神機跨
壑披崖臨危下瞰梯衝旣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樵採

莫通糧糗之轉輸之路。固甘衿甲。豈暇投戈。彭師杲
爲父輸誠。束身納款。我王愍其通變。爰降招攜。崇侯
感德以歸周。孟獲畏威而事蜀。王曰。古者叛而伐之。
服而柔之。不奪其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
吾伐叛懷柔。敢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爲。乃依前
奏。授彭士愁溪州刺史。就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
復職員。錫賚有差。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賑貧民。乃
遷州城下於平岸。溪之將佐銜恩向化。請立柱以誓
焉。於戲。王者之師。貴謀賤戰。兵不染鏑。士無告勞。肅
清五溪。震讜百越。底平壘理。保乂邦家。尔宜無擾耕
桑。無焚廬舍。無害樵牧。無阻川塗。勿矜激瀨。飛湍。勿

恃懸崖絕壁。荷君親之厚施。我不徵求。感天地之至仁。尔懷寧撫。苟違誠誓。是昧神祇。垂於子孫。庇爾族類。鐵碑可立。敢忘賢哲之蹤。銅柱堪銘。願奉祖宗之德。宏臯仰遵王命。謹作頌焉。其詞曰。

昭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越。我王鑄柱庇黔黎。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旅爭登若平地。五溪之衆不足憑。我師輕蹈如春冰。溪人畏威仍感惠。納質歸明求立誓。誓山川兮告鬼神。保子孫兮千萬春。大晉天福五年歲次庚子七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鑄。

勅畱啓母少姨廟記

五代 許中孚

宗周嗣位之二葉也。命授神宗。德符昊穹。寢被武功。復乎淳風。皇教於是遐通。車書以之混同。異域咸賓。遠亾格白。環之贄嘉。祥自兆阿。閣巢丹穴之禽。曷覆燾之洪均。致蒸黎之雍穆。古由今也。不其偉歟。時有縣尹外郎彭城劉公。名渙。字廣澤。故丞相譙國公之元子也。鼎鼎名家。公台令族。竒姿碩德。爲時所稱。莫不宏其學以開之。高其才以文之。崇其禮以節之。敦其信以成之。臥錦爲郎。立事於文昌宮裏。握簡就列。馳芳於建禮門中。洎以清白不容。權政所忌。賈誼賢而見謫。屈平忠而自遷。諒州縣之徒勞。實銅墨之非貴。有以見拘驥駮之足。淹社稷之才也。先蒞伊陽。次

宰斯邑。未嘗不稽力任以資賦庾。敷德惠以董逋逃。除暴慢以恤惻黎。示好惡以平獄訟。下車而民授其賜。涖事而吏伏其明。三年之政化大行。百里之煩苛盡去。屬我皇帝翼翼萬機。孜孜庶政。爲下民之革弊。慮昏厲之作災。用止訛風。乃頒明詔。曰當聰明正直以福及人者。則可以靡息宗禋。或妖回魑魅。以禍苟人者。則可以特加翦伐。式絕淫祀。永作恒規。粵是邑皇甫村有古祠者。即啓母少姨之神也。夫勝事芳猷。神通靈應。備於嵩少二室。本廟碑表載之也。斯不復書。又有濟瀆神宇一所。附焉。誠彩仗之行宮。復雷駕之別館。欒櫨穹崇而特立。丹雘照灼以相鮮。杳邈虹

梁聳若龍驤之狀。徘徊雉堞。高侔矢立之形。風來而蕙帳香生。雨霽而晴軒翠滿。巋然妙績。迴跨神臯。輪焉奐焉。不可得而論也。廟貌嚴肅。明靈暗通。望之者敬。由是興祈之者福。由是集稻梁黍稷。春秋而遂布時羞。絲竹陶匏。庭砌而遽陳。商角是得。歲時序風雨。順生植暢。田疇開人。獲困阜之豐。里有謳謠之韻。以作景福。以助太和。猗歟。人之禱。旣如斯。神之應。又如此。於是下以利之事。達於上。上以畱之義。令於下。班基且廓。魯壤弗加。等靈光之獨存。同甘泉之但闢。獲永薦奠。得壯祠宮。潔以祈恩。馳特牲而可進。固夫層構。任迅景以頻移。邑人牛敬。贊等欲示後生。宜刊貞

石乃爲見託。俾述斯文。中孚學不逮於古人。詞莫窮於前事。徒抽馬卿之思。強濡王粲之豪。豈敢繁言庶存實錄。時顯德伍年歲在戊午。柒月拾貳日記。鄉貢進士許中孚撰。

重建伏羲皇帝廟三門記

宋陳翕

蓋聞聖人不世出。出必有功於時也。鴻荒之世。朴畧尤甚。雖人倫之化。既有而貴德之風。方扇天下。以大道之爲功。未有以仁義之爲用。大道判則爲仁義。仁義用則爲法制。法制立則聲華文物興焉。仁義出乎道。非道出於仁義也。仁義法制皆道之跡。聖人之功也。夫道立本於無。爲用於有。蓋可見者存乎用。用可

見者存乎迹。迹者道之濟也。非道之本也。惟其以本求之。則至寂而無體。以用求之。則至虛而善應。以迹求之。則至利而無窮。所謂形而上下者是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元胎未形。杳杳冥冥。遠之不可以名。尋近之不可以形。詔非探象先之原。則求知之難矣。絕於形器。梏於無爲。造之非我。理自冥化。此至寂而無體。其可見也。經爲陰陽。合爲至精。鬱爲元氣。發爲造化。而萬物制命受形。以生死代謝。其所以鼓舞運動。雷風雪霜之威。日月水火之變。付有爲於六子。收無爲於成功。此至虛而善應。又可見也。聖人旣得至寂之本。以誠己。復達至虛之用。以濟物。擴而充之。發

越揮散興至利於百千萬世而無窮泯者蒙考之於
伏犧皇帝用大道以王天下而見其本末體用之邃
焉恭以伏犧皇帝挺生上古之初德冠三皇之首畫
八卦而備萬物之象興文籍而書百世之名以結繩
爲弊政而代之以書契以神化爲宜民而爲之以善
法首正人倫復爲器用通其變使之無倦百姓日用
而不知故君臣由之則肅而莊父子由之則和而恭
夫婦由之則愿而雍兄弟由之則友而悌天下陶成
於大順蓋人倫正之始也爲網罟以畋以漁爲棟宇
以寧其居爲耒耜以濟其飢爲舟楫以便其涉爲弧
矢以威其亂服牛馬以致其遠至乎揉木陶火鑠金

凝土一制一法莫不由乎仰觀俯察而始立之法又有數聖繼作。汭襲至堯而成。及周乃備。故曰法始伏而成。堯又曰匪伏匪堯。禮義峭峭。既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盛。一祖四宗。六葉承天。執是法以御大有。通變以盡天下之利。福周四海。生民享之而無窮者。亦以此也。於伏犧皇帝之廟。嘗遣使致祠焉。今之於春秋之間。無遠近。無貴賤。不辭跋涉之勞。或負戴其親。以至於此。禱祠進獻。無祈而不應也。是知伏犧皇帝體魄雖降。而其神未嘗死也。說者曰。聖人之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者也。秦漢以來。分邦國爲郡縣。今伏犧皇帝之故壤。莫知其所在。按圖經云。單州魚臺。

縣之東北七十里曰新興村其間有伏犧皇帝之陵陵上有廟古老謂曰廟舍之東有畫卦之山南有古銘城北有羣仙洞中有九龍潭其古木勝槩依稀存焉居民嚴溫者世蒙其福遂罄丹衷自備已緡兼化信士重建三門一座三間玉皇堂并神像炳靈公堂并神像砌道幡竿等上以酬聖造之恩下以求舉家之慶既畢功召翕爲之記翕謏聞之學不能盡萬一聊書歲月而已

大宋熙寧十年歲次丁巳三月

辛亥朔二十五日乙亥立碑蒲陽貢吏陳翕撰并書

碑在魚臺鳧山伏義陵上南宋已後地入於金後人遂以陳州畫卦臺爲陵存此以俟更正祀典者

重摹孔子題季子墓記

宋朱彥

常州故延陵也。吳季子所封之地。至西漢爲毗陵。又至東晉爲晉陵。宋齊因之。隋平陳廢晉陵爲常州。唐因之。或曰晉陵郡自晉武帝太康二年分曲阿爲延陵。至隋徙治丹徒。唐武德三年徙延陵還治故縣。今潤之延陵鎮是也。杜佑謂曲阿延陵有季子廟。非古之延陵。古之延陵在今晉陵縣。其說明矣。而孔子所書季子墓碑。歲久蓋湮沒。開元中明皇勅殷仲容摹刻之。大歷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刻石延陵廟中。於是俗習徒見潤之延陵季子廟而不知常實古延陵。而季子之所封也。崇寧元年余以罪謫守是州。因考太史公書歷代地志通典圖經得其詳矣。又得其

所謂季子墓在晉陵縣北七十里申浦之西。又曰暨陽鄉而暨陽隸今之江陰縣。乃屬令趙士淝訪之。得大塚於暨陽門外三十里申港之側。旁有季子廟。與史記地志通典圖經合。於是表識其墓。謹樵牧耕鑿之禁。又摹取孔子所書十字刻碑墓上。設像祠之。學中。以時率屬吏士諸生拜焉。所以示邦人貴有德也。又備論歷世廢興與俗習之變易。刻之碑下。後有君子。得以覽焉。明年四月十五日。降授奉議郎知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飛騎尉賜紫金魚袋朱彥記。

東坡先生祠堂碑記

宋晁公武

在昔懷忠抱義之士。必於沒身之所。廟食百代者。豈

惟丕功鴻烈。應古祭法。其高風英槩之所激勵。則鄙薄化服。俊秀仰止。莫不波屬雲委。蓋有功於風俗。而人不能忘之。國朝文忠蘇長公。謹言直道。稟自天性。平生舐排邪辭。譏訛秕政。苟利國家。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用是數困。而終不少悔。其忠義之節。冠冕天下。自古儒宗。詞伯殆未之有也。垂年歸自南海。閒居毗陵。雙桂坊。屬疾不起。吳越之人。識與不識。皆嗟咨出涕。固宜於其地。尸而祝之。而至於今。越六十有九年。廟貌未立。視古有關焉。昭德晁侯子健。爲州之明年。諏經考史。創立祠堂於學宮。實政之美者。而求公武之文。以記其始。公武衰老。問學荒落。識見凡近。豈

足以讚揚命世大賢之萬一。雖然公武聞諸世父景遷生。崇寧閒賊臣擅國顛倒天下之是非。人皆畏禍莫敢莊語公之葬也。少公黃門銘其壙亦非實錄。其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壞元豐指溫公才智不足而謂公之后逐出其遺意。蔡確謗讒可赦而謂公之進用自其選擢章惇之賊害忠良而云公與之友善。林希之誣詆善類而云公常汲引之。嗚呼斯銘若然則公之上清儲祥精忠粹德二碑及諸奏議著述皆誕慢歟。公武因子健之請伏自思念歲月滋久者舊日益淪喪存者皆邈然後進則緒言將零落不傳於是不敢以不能爲辭而輒載其事。惟公

當元祐時起於謫籍登金門玉堂極禮樂文章之選及章蔡竄朋黨於嶺表而公獨先朝廷追復黨人官爵而公獨後立朝本末彰明較著如此豈有他哉昔陳仲弓送中常侍父之葬非以爲賢從者詈楚公子曰隸也不力非以爲不肖皆有爲而發而少公之意或出於此非邪後世不知其然惟斯是信則爲盛德之累大矣因述景遷生之語俾刻之樂石庶異日網羅舊聞者有考且爲楚人之辭一章使邦人歌之薦其俎豆百世不忘則風槩之所激勵俗爲丕變家出正士而輩爲純臣不益熒乎至於公之文章天下皆知之不當復妄措一辭非畧也子健景遷之嫡孫勤

敏孝謹嚴守家法居官爲政多稱是云其辭曰
若有人兮巴山陽錦心繡口兮金玉其相擢忠節以
爲佩兮集義槩以爲裳吐辭爲經兮萬世耿光仁人
之言兮藹然清明其志修潔兮稱物也芳雖覲險微
兮詎忍高翔井渫不食兮於井何傷吳山峩峩兮吳
水湯湯平生睠戀兮魂魄游行菊英蘭露兮薦之新
堂廉貪立懦兮惠茲一方千秋萬歲兮勿怠勿忘

續古文苑卷第十